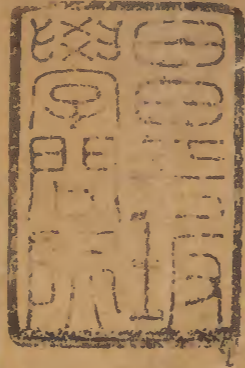


彙纂功過格

壬



漢書門			
三	三	一	一
二	四	八	二
一	一	一	一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三	一	一
二	四	八	二
一	一	一	一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381	
冊數	10	(9)	
函號	311	29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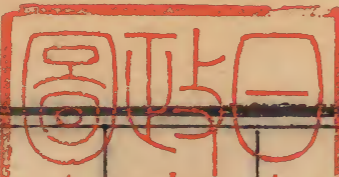
彙纂功過格第十卷

淺草文庫

居官格

總論居官格宜無所不統顧其訓誡條款專為守宰言之何也蓋天之立君惟民是重而

承君以撫民者莫親於守宰之臣漢帝有云與吾共此民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宋主有云一州生靈全以付之可見其職之非輕而為功為過之關係不細也格所以特詳於是其亦體上天生民之心示居官者以愛民之切務乎○魏莊渠先生與俞獻可知縣曰大丈夫欲致君澤民不為相則莫如為令與守近君者莫如相近民者莫如守令而令彌親矣養痾疾痛無一而不相關也居今之世可以廟食百世者惟守令則然民之思令彌深矣雖然三代封建有君道焉兩漢守令有長道焉今之郡縣直僕道耳士之雄威



者不屑焉。謂之雌伏。吁。何輕民命也。賢者所至。塗炭者。可使之枕席。小民戴之如君。親之如父母。上之人固將敬之。如九鼎大呂。山川若增而勝焉。然則能重此官者。是固在我而已。○章楓山先生由翰林謫為臨武知縣。未之任。改南京大理寺丞。嘗嘆曰。吾恨不作臨武知縣。蓋知縣正好做事。正好救百姓。豈得以官小為嫌也。先生理學鴻儒。其汲汲於匡濟如此。嗟乎。今之世。視縣令為傳舍。為火坑。亦曾念及此否。

事使

居官之一

總論

上以事君。下以使民。居官功

之者。何莫非事君使民之事乎。乃就本條中。又有承奉長官之道焉。有晉接紳士之模焉。有駕馭吏胥之法焉。而總以無忝君職。善庇蒼生。斯其大綱也。

功欵

敬凜君事。奉公盡職。弗顧其私。

一日一功。

徵事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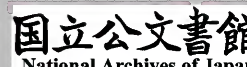
安逸。願時代還。展竭微效。上表曰。生無餘力。歿無遺恨。臣之志也。二語千古忠臣。傲不透。然不可無此志。○韓魏公臨大節。處危疑。苟利國家。知無不為。若湍水之赴深壑。無所忌憚。或諫曰。公所為如是。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殆非明哲之所尚。公嘆曰。是何言也。人臣當盡力以事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耳。至于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不為。哉。聞者愧服。席嘯濱曰。觀于公。則知古今國家之事。廢壞于。人臣之瞻前顧後。保身全家者。蓋不知其幾何也。○高忠憲公曰。人生作令。率爾放過。真是寶山空回。一生令名。百世血食。方寸有無窮之慊。子孫有無窮之報。不過三年中一念自持而已。◎舉念

輒恤民生。惟恐撫循未至。有忝民牧。一念一功。覆事。

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常曰。顥常愧此四字。薛文清公曰。吾居察院中。每念韋蘇州自慚居處崇。未觀斯民康之句。惕然有警于心。王梅溪守泉州。會衆邑宰。勉以詩曰。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為庶民斟。邑宰皆感動。真西山帥長沙。宴十二邑宰于湘江亭。作詩曰。從來官吏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既以脂膏供爾祿。須知痛癢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便煩散作十分春。徐太守九經嘗語人曰。我昔筮仕句容。甫入境。邑中蒸黎遮道迎我。漸近則迎者漸多。或趨前導我。或擁後衛我。更直與我。已乃奉我堂上。敷坐坐我。是千萬人者。僉

伏墀下。群呼曰。爺。我時悚然內省曰。嗟嗟。是千萬人者。均之員首。方趾。橫日。噉吻。我無以異也。即番番黃老。亦相率而呼我曰。爺。彼蓋謂我為父母云爾也。必若何而乃能當茲不愧哉。為之惕息者累夕云。莊渠先生答門人書曰。今之為民父母者。往往學養子而未必心誠求之。心一不真。萬事悉為虛文。癢痲疾痛。豈復關于吾身。汝素以毋自欺為學。此言似不必告汝。恐汝執著已見。而不能盡民之情。則所求者未必能中耳。徐伯同曰。人頌劉忠宣公。憂民如有病對客似無官。可想見其誠心忘已。如此則勲業安得不光。

○承奉上司。勿諂勿亢。凡所當行。凜遵不苟。有未當者。必為詳婉申覆。未嘗曲從。一小事為十功。大者倍論。如關係地。



方利害另准救濟記功。徵事任延拜武威守。帝親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嘆息曰：卿言是也。席嘯濱曰：履正奉公四句，不可作一層看。當作兩層看。上下雷同，固非。然亦須獲上治民履正奉公，固善。然亦不可任意矯激，隨其是非之正而不必不異，不必不同，斯得之矣。○楊慈湖為富陽簿，有府史觸帥怒，送獄勘之。公白無罪，帥令勘平。日公曰：吏過詎能免，若必摘往事置之，法簡不敢奉命。帥怒甚，公嘆曰：是尚可為耶？歸取告身納之，爭愈力。遂已。公每謂人曰：事上官必從容，陳述不可暴怒。有不合，即退而詳思，當堅守無所撓，或不見聽，則決去而已。○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為，令或不從，奈何？程子曰：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

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已，善則惟恐不歸于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或問為官僚而言事于長，理直而不見從也，則如之何？程子曰：必不得已，有去而已。須權量事之大小，事大于去則當去，事小于去亦不須去也。事大于爭則當爭，事小于爭則不須爭也。今人只被以官為業，如何去得？**附錄**邵伯溫初入仕，請益於明道先生。先生曰：凡奉行官司文書，于其急處能寬一分，則民間便受一分之賜。○鮮于侁為利州路轉運副使，部民不請青苗錢。王安石遣吏詰之，侁曰：青苗之法，願取則與民自，不願豈能強之？東坡稱侁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為三難。仕途當以為法。○趙普為相，曾薦某人為某官，不合太祖意，不用。明日復奏之，又不。用。明日又奏之，太祖怒，取其奏壞裂投地。普顏色自

若徐拾奏歸補綴明日復進之上乃悟用之愚謂有未當者必為詳婉申覆固宜法斯意也臣子可得之君上况屬官乎。◎待寮屬體恤有情約束有法。百功。徵事。張履純潔。雖自律嚴而待物不苟。有為四川監司者。詣公請教。公曰。川行甚險。州縣小官。携妻孥往者。實以軀命博升斗之祿。脫有不測。舉家葬魚腹矣。君輩幸毋以微罪而去其前程也。聞者感服。○黃霸守河南。有長吏許丞老。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雖老。尚能拜起迎送。且善助之。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奸吏夤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皆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太甚者耳。○杜正獻公嘗曰。衍歷知州提轉安撫。未嘗壞一個官員。其間不職者。即委以事。使之不暇。

情不謹者。諭以禍福。俾之自新。從而遷善者甚眾。斯可為待寮屬法矣。○朱子語類云。徐處仁舊常作帥。早間理公事。飯後與屬官相見。皆要穿靴如法。各人稟職事了。相與久坐。隨其人問難教戒。故凡為其屬者。無不曉事。◎接待縉紳士夫。謙和而莊。令君子樂盡困。

誠小人弗敢干謁。始終一轍。為百功。發明。王申佑曰。不能與紳士隔絕。要在晉接之際。辨識人品。留心以察訪之。苟其賢者。大可資我耳目。佐我謀猷。集思廣益。倚賴實深。若其不肖者。我誠守正不違。彼見我丰範稜稜。無機可乘。固將不屏自遠。豈必榜示署門。有意為峻拒哉。○徐子與曰。長吏下車。而陽驕紛來。大抵中以所欲耳。我苟無欲。則逢迎者何所施其技乎。

所恐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之魴。倏然伏處。而無道以致之。將誰與共治。故禮接賓客。惟患我之不折節。不患陽鱗之紛來也。**廣義**呂氏童蒙訓曰。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宜與之相接。巫祝尼媪之類。尤宜疎絕。要以清心省事為本。○薛文清曰。當官不接異色人。最好。不止巫祝尼媪宜疎絕。至于匠藝之人。雖不可缺。亦當用之以時。大不宜久留于家。與之親狎。皆能變易聽聞。簸弄是非。儒士固當禮接。亦有本非儒者。或假文辭。或假字畫。以媒進。一與之款洽。即墮其術中。如房瑄為相。因一琴工黃庭蘭出入門下。依倚為非。遂為相業之玷。若此之類。能**審察疎節。亦清心省事之一助。**○**縉紳碩德。每事必**

咨。或髦士耆民。行高道隆者。特加隆禮。常以就正得

失。虛懷求益。得一人為二十功。每詢小大事。欣然聽

十九。迎眾驚其少。及到。靜泊無為。先遣餽禮。祠延陵季子。聘請高行。董子儀嚴子陵。待以師友之禮。有龍丘萇者。隱居不辱。掾吏白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風。都尉灑掃其門。猶懼辱焉。豈可召乎。乃遣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于道。積歲。萇乃出。署議曹祭酒。會稽翁然稱盛治焉。**發明**潘鱗長曰。守若令之事。至夥也。不有賢者。左右勞畫。即矻矻終日。不猶叢脞耶。子賤在聖門。稱高弟子。其宰單父也。尚求五賢而稟度焉。况不逮此者乎。漢唐宋賢守宰。類能折節下士。甚至擇丞史而任之。咸有所底績。雖未知于弦歌之化。相埒否。然任人者。逸大都近之矣。今世之欲表樹于當世。不取諸人為

善而自用其細也夫。○莊渠先生答江陰令黃汝玉曰。吾嘗謂今世仕宦。堪以廟食百世者。惟守令則然。今尤親民矣。然曠百世。僅僅一二見者。何哉。卑者汨利。高者驚名。而寔惠及民者寡耳。汝為人父母。其母謂民頑。毋歎才短才之短也。勤以補拙。問以求助。毘陵有毛司諫者。吾友也。唐音者。吾徒也。皆可問也。推類而廣之。邑中荐紳鄉閭父老。皆可問也。屈己以求之。虚心以察之。皆有益于我也。○凌仲輿曰。令長到任。先求士民之德望素著者。推為矜式。此極要緊事。不惟佐我耳目。而凡有詞訟。藉其處釋。凡有賦役。藉其均調。寔可省我幾分勞勩。用心一節。而收效弘多。是故政之知務。莫此為先也。或慮不得其人。奈何。曰。只在我勤以求之。精以察之。一鄉一境之內。何地無人。用心者自能得之也。○時屏騶從。

巡歷鄉村。與山農野叟。歡然講論。察訪輿情。不煩人

迎接。不累人一啜一盃。務期民志常通。欲惡與共。隨

准十功。薛文清曰。為政通下情為急。葉秉敬曰。

通下情。不獨是成物。正是成己。蓋我不知利在何處。

弊在何處。而下情以利弊輸于我。故下情者我師也。

通下情者。能自得師者也。不通下情。而徒恃己之聰

明。則聰明之作用。反為左右之借資。故曰通下情為

急。○王文祿曰。今之為官者。太自尊大而貴重。與民

隔絕。不肯視為家事。是以治不古若。苟肯用心。每事

身親之。則不息而久。神明之政出矣。徵事。劉誼為漢

陽太守。每暇。必微服私行。日與田夫野人語。凡政治

便否。民間疾苦。無不詢訪。事有未安。歸即改之。後遇

異人成仙。○張忠定公採訪民間事。悉得其寔。蓋不以耳目專委于人。嘗曰。彼有好惡。亂吾聰明。但各于其党。詢之。又詢。則事無不審矣。李旼問其旨。曰。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各就其党。詢之。雖事有隱匿者。亦十得八九矣。○何良俊曰。周文襄巡撫江南。一十八年。常操一小舟。沿村逐巷。隨處詢訪。遇一村樸老農。則携之。與俱臥于榻下。咨以地方之事。民情土俗。無不周知。故其定三吳賦稅。斟酌損益。盡善盡美。顧文僖謂循之則治。紊之則亂。非虛語也。○馮猶龍曰。劉忠宣理邊餉之法。誠善。然使不召邊上父老。日夕講究。如何得知。能如此虛心訪問。寔心從善。何官不治。何事不濟。昔唐人目臺中坐席為癡牀。謂一坐此牀。驕倨如癡。今官府公坐。○左右有言。吏胥有皆癡牀矣。民間利病。何由上聞。

◎左右有言。吏胥有

白存誌於心。以待採訪。勿輕聽信。

隨時准一功。附錄。薛文清曰。御下不

可一語冗長。待吏卒。公事外不可與交一言。又曰。心不可有一毫之偏向。有則人必窺而知之。余嘗使一走卒。見其頗敏捷。使之稍勤。下人即有趨重之意。余遂逐去之。此雖小事。以此知當官者當明白正大。不可有一毫之偏向。○觀文清公言。可想見此條白文之深意矣。◎不容縱隸卒當堂

恫喝小民。

百功。徵事。唐夔授新昌令。性資明敏。折獄

令業屨門。不設禁。有事徑入。莫敢犯者。奸弊肅清。○孫莘士曰。縣令親民。號為父母。自宜煦煦然情通意洽。如家人之告語。惟才短德薄者。倚勢作威。儼以官府自尊。驅民如羊。縱隸如虎。而民之望縣堂也。不啻

同帝閣之隔。則民之負痛含辛。鬱抑不得伸者多矣。曷稱民牧哉。

◎堂規肅清。不輕

許吏役插口。與之酌論事情。又寬和坦易。容人盡言。

百功發明周振賢曰。臨事識機宜。盡情變。官府之才。豈能勝吏胥之爛熟。故雖才堪獨斷。必無棄絕吏胥

之理。但此輩極易窺伺意旨。竊弄威權。其智可用。其弊宜防。所以接待之者。不妨假之顏色。而不可不肅

其體統。要使竭才盡智。樂為我用。而必不敢舞文嘗我。乘機中我。斯為善馭吏胥者歟。

◎臨下

嚴明法立不貸。仍不苛暴。百功發明朱子曰。胡致堂

恤他之意。此說極好。小處可恤。大處不可恤。又曰。三五十錢底可恤。若有人來理會。亦須治他。○真西山

曰。撫民當寬。束吏當嚴。席嘯濱曰。寬于民而嚴于吏。道固當然。要其中須用大公至正之情。以處之。乃合

于道。若稍着意見。便是大學所謂好惡之僻。為害良多。○嚴明而不苛暴者。余謹錄一事以為則。威惠兼

行。深機妙用。真有以懾伏人之隱微。感動人之心志。有志略者。必宜曉此也。朱博守馮掖。長陵大姓尚方

禁少時盜人妻。見斫創著其頰。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他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瘢。博辟左

右問禁。是何等創也。禁自知情得。叩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馮掖欲酒。卿耻收。拭用卿能自效

否。禁且喜且惧。對曰。必死。博因勅禁。毋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因親信之。以為耳目。禁晨夜發起部中盜

賊。及他伏姦。有功效。博遂擢禁。職久之。召見功曹。閉。問數責以欺事。與筆札。使自記。功曹惶怖。具自疏姦

職大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寔乃令就席受勅改悔圖自效遣出就職功曹後常戰慄不敢蹉跌博遂成就之。
○不濫簽牌票使隸卒生事期於簡靜安民。一日

附錄韓魏公當國遣使諸道寬恤民力既而悔之每見外來賓客必曰寬恤使者不擾郡縣否無幾皆罷去主荆公好遣使臣行新法時使者相望于道郡邑奔走供役民不堪命此可覘政治得失所分也。**廣義**余中丞治譜曰吏書騷擾科索全憑牌票有司硃押牌票都不經心堆疊多張總稱未完前件用印判日中間言語重輕任其亂寫事體緩急任其報票紅單一出打點即來遂意則將票停閣不足則再三寫催有司何嘗查某事曾催幾次某票有無回銷哉今宜將一切前件到日分急中緩三等為三袖摺責令該

房自限某事何日可完即註摺上難完者許其稟官易完者照限督催分別既明方准出票有司每日看摺勾銷前件一事完即勾一事違限計日加責是官斧而吏鑿也彼且辦事不暇何敢愚我以行私哉又曰凡次日應申文書應行牌票與夫一切應簽押應標判用印者俱要頭一日申時候晚堂事畢傳進蓋吏書作弊多乘官府不查舊規早堂簽押不知早晨出堂能有幾時可以詳細查問臨時人眾事冗逐一細問殊非事體各房用印後每將各項文票大家翻拆奔走擠擁更不便於觀瞻况瑣碎查問為時既久出堂太宴伺候者不無竊笑才短此無他只未先期料理簽押故也今後先期所送簽押每房各用護書別之每一文票實寫承行書手姓名吩咐用浮帖將應行之故寫帖在本文本票上某處該小押某處該點某處該印一顆應正印應斜半印

背印。一一用小紅簽帖寫明白。本官先期在衙中。將粘貼原故詳看。應簽押者即簽押。應標者標。應印者用印。文書歸各封筒。票歸護書。次日隨官傳出後堂。其有理可疑。及標印規矩未知當否者。不印。不標。次早坐後堂。時照承行姓名摘問。凡理不應行有弊者。責懲。講得是。仍該行者。與該行而尚未標印待問者。一同補印補標。如此則不用一茶時。即可坐大堂。文書既無隱弊。官府又有神明之誦。而伺候拜謁者。又服其敏速。此新官第一宜知者。

◎察識眾役中有厚德長者。另格優待。以為儔輩。

勸率。待一人為十功。

◎凡在官胥役。禁其婪賄。仍於公家設法。祿養之資。令知自愛。

百功。杜正獻公嘗謂門生曰。今之在上者。多撻發下位小節。是

誠不恕也。衍知兗州時。州縣官有累重而素貧者。以公租所得均給之。公租不給。即繼以公帑。量其大小。咸得自足。尚復有侵擾者。真貪吏也。于義可責。

過款 服官就職不凜君命不恤民生欣然為遂私之計。

一念一過。文昌帝君曰。士之居官。以忠為先。今世賄賂公行。侵民膏血。自肥身家。扼人嚙喉。自謀進取。不公不法。不仁不義。決一勝于目前。結無窮之冤業。福力盡時。果報昭彰。故顯官子弟多不振。勢宦之家多破殘。

○呂叔簡曰。士君子常自點檢。晝思夜想。不得一時間。却思想箇甚事。果為天下國家乎。抑為身家妻子乎。飛禽走獸。東驚西奔。爭食奪巢。販夫監子。朝出暮歸。風食水宿。他自食其力。原為溫飽。又不

曾受人付託。享人供奉。有何不可。士君子。高官重祿。上藉之以名。分下奉之以尊榮。此何為乎。乃資權勢。而營鳥獸市井之圖。細思直是愧死。○省心雜言云。士大夫若止一官之廩祿計。則不知其為素飡。請以驅役之卒。奉承之吏。供帳居處。詳陳悉筭。則凜然如履冰炭。然如臨淵。有愧于方寸者多矣。若于奉公治民之道。不加思。則竊人之財。不足為盜矣。○海忠介公曰。吾人。一列士籍。便蒙朝廷優禮。苟其食餼歲叨廩膳。困乏。則有贍貧之銀。賓興。又有科舉之給。幸獲鄉薦。錫以衣冠。隆以筵宴。更有所為牌坊旗匾。與會試盤費。何一非天朝惠澤乎。登第後。沾被皇恩。尤難筆罄。夫聖主所以恩寵迭加者。惟欲其共襄國是。以撫此下民也。乃今之士子。視為固然。絕無感君報國之心。念切身家。惟恐或失。身之職分。漫置弗思。吁。是

何人哉。**徵事**丁清惠公官南工部。李文節嘗問曰。公久在南京。曾想北京否。公云。每讀孟子歷年多。施澤于民。久話頭。心精于此。最稱悟入。久在南中。寔為遭際。非恒。愈自勉厲。那得北京。入吾夢想如此。存心。乃為上不負國。下不愧民。○魏莊渠先生與程本虛書曰。聞汝赤心為國。只欲救安蒼生。甚善甚善。於赫上帝。實鑒此心。吾知其必助信矣。但恐立本不固。世俗功名富貴之念。乘間發生。起來其初。只是些兒。不曾斬截。其後便突兀。漸大。恰如漫天雲霧一般。○**不奉**矣。宜常自猛省。不知不覺。容易喪了初心也。

大吏善政。罔上行私。與曲意媚上。遵奉非法。俱一事。為十過。

大者倍論。發明大吏有善政及民。而我不肯奉之。此其為官。尚足與計功論過乎。惟夫媚上容悅之情。無

骨鯁者每或不免此不可不自厲也徵事史彌為平原相詔舉鈞黨諸郡承旨株至數百惟彌無所上詔貢曰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彌曰先王經理天下畫疆分境水土異齊風俗異尚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平原之民戶可為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何易于為益昌令刺史崔樸泛舟春遊出益昌索百姓挽緯易于即腰笏躬自引舟樸驚問狀易于曰百姓方急耕蠶惟易于無事可代其勞刺史不安乃以騎去○蕭結令祁陽有州符下取競渡船急結批其符曰秧開五葉蠶長三眠人皆忙迫剗甚聞船守慚而止○李承之調明州司法叅軍郡守任情骫法人莫敢忤承之獨毅然力爭之守怒曰曹椽敢如是耶承之曰事始至公自為之則已既下有司則當循三尺之法

矣守憚其言入權三司使商人犯禁貨北珠乃為公主售三司又不敢決承之曰朝廷法令畏王姬乎亟索之帝聞之曰有司當如是矣潘鱗長曰不僭不濫若衡之平如繩斯直是所貴于法者豈意所得而轉移輕重乎由承之之言可悟上交不諂下交不賣之義迨後世有司惟知不得罪于巨室不速謗于上官焉耳撓之者紛紛而媚之者亦將種種吁豈特一王姬之可畏哉○蔣恭靖公瑤守揚州會武宗南巡諸省騷動凡乘輿供御及宦寺賂遺莫可背筭公曰備亦罪不備亦罪備則患及于民不備則患止于身乃僅鳩供應之具不為媚悅駕至淮安太守薛贊沿河皆拆去民房以便牽挽緯繩皆索民間絹帛為之兩淮大擾過揚州公獨不拆房曰沿河非聖駕臨幸之地扯船自有河岸可行何必毀壞民居有罪守自當

之公布袍小帽奔走承應。江彬等橫加折辱。時舉所賜銅瓜脅之。公不為動。已武宗出漁。得巨鯉。戲言可值金五百。彬請以與守。令如數輸值。公獨脫其簪珥。及數縑以進。曰。臣府庫絕無。自辦此耳。武宗笑而釋之。江彬傳旨。要揚州報大戶。蔣曰。揚州只有四箇大戶。其一是兩淮鹽運司。其二是揚州府。其三是揚州鈔關主事。其四是江都縣。江語塞。其事遂寢。揚州安堵如故。一日中貴出揭帖。索取胡椒蘇木若干斤。其他奇香異品。產自殊方者。不可勝數。蓋欲即其所無者。以困公。冀得厚賂。時撫臣邀公。使他求以應。公曰。古任土作貢。出于他方。而故取于楊守。臣不知也。撫臣厲聲。令公白覆。公即具揭帖。註其下曰。某物產在某處。揚州係中土。偏方。無以應命。時上垂簾坐行宮。中貴以揭帖進。悉如公言。以激上怒。上曰。可問蔣瑤。

晒白布何處出也。乃進布五百疋。以杜他請。又中貴言。欲選宮女數百人。以備行在。撫臣欲選之。民間公曰。必欲稱旨。止臣有女。以進。上知其不可動。即詔罷之。骨鯁無阿如此。夫天威所臨。生死呼吸。至乃以身翼民。即殞命弗恤。又何有于要津達官之區區者乎。

附錄 郁山守溫州。政以身先。俗為一變。時張文忠公得上寵于郡。大起治第。強市民居。山謂張曰。相公居朝。喜稱伊傅周召。而居家顧不肯為蕭何李沆何耶。或謂張相國旦暮被召。君勤苦半生。甫得一郡。而故與相抗。獨不為門族計耶。山笑謝曰。人生進退榮辱。皆有定分。即如子言。吾便葛巾藜杖。浩然而歸。當何所損。子視郁子靜。豈驅赤子獵浮榮者哉。○張可菴曰。士子為官。若有固功名求容悅之心。則一事做不出。偃然垂首如死人。帖然乞憐如羈犬而已。尚有丈

夫面目乎故欲為好官惟一拚字。

◎妄自尊大。欺凌寮屬。或徇私情。

容縱不法。

俱百過。

徐節孝先生曰。人之同官。不可不和。和則事無乖逆。而下不能為奸。必

欲和。莫若分過而不掠美。捨榆子曰。仁可加於小民。而不可遺於官屬。官屬亦有勞勩。不當苛求之。禮可隆於司府。而不可畧於卑官。卑官亦通朝籍。何可傲視之。仁本徧覆無遺。禮蓋敬而無失。居上者體此。循此。庶幾乎罪過寡矣。此見欺凌之宜戒也。○汪素民曰。寮屬之卑下者。誠不可不體恤之。然稍或假之以權。以致擾害於民。固當嚴為防範也。高忠憲公曰。佐貳之虐民。卽令之虐民。可無懼乎。此見容縱之宜戒也。

◎與紳士交接。或太疎隔。或太褻昵。

俱五十過。○樊孝介公

玉衝為崑山令。吳諸生好與公府事。督學為設門禁簿籍記之。公曰。吾方求士。願聞令過。何禁為。然士皆凜公節操。卒不敢挾私來干也。○邵必知高郵。振厲風采。凡宴集餽送。一切謝遣。嘗曰。數會聚。則人情狎。多受餽。則不能行事。時謂名言。附錄。呂叔簡曰。喜奉承的是愚障。彼之甘言卑辭。隆禮過情。冀得其所欲。而免其可罪也。而我喜之感之。遂其不當得之欲。而免其不可已之罪。以自蹈於廢公黨惡之大咎。以自犯於難事易悅之小人。是奉承人者智巧。而喜奉承者癡騃也。乃以為相沿舊規。責望於賢者。遂以不奉承恨之。此居路者之大戒也。雖然。奉承人者。未嘗不愚也。使其所奉承者君子也。彼未嘗不以此觀人品也。

◎尊居堂皇。惟與吏胥親近。小民之情。隔絕莫通。

百過發明劉安禮問臨民明道先生曰使民各得輸其情○朱子曰平易近民為政之本○薛文清曰天下大慮惟下情不通為可慮昔人所謂下有危亡之勢而上不知是也○祝無功與阮令君書曰親民者非誠不動非嚴不治隆寒之極乃發陽春故嚴不可後也衙門外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衙門內嚴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明府以孝稱鄉國而今且移之官滿腔惻怛何疑然必嚴在近習而後闔澤不闕於堂皇窮巷細民乃漑實惠不然前後左右環而窺我示小信以行其詐示小廉以行其貪始焉得寸終至八尺始焉得尺終至無筭雖照膽之庭未必無煬竈之曹也

容縱隸卒張威布

勢驚怖小民

百過發明官府不必有虐民之心隸卒常挾其嚇民之勢必使官民遠隔不親

而後乃可以貪饕魚肉恣肆罔忌故欲為好官者必親民欲親民者必戢隸卒傳稱徐公九經令句容隸卒列庭下如木偶卽此一節宜治行為當時稱最矣

到鄉村作官府腔煩民

迎接費民供應

逐次逐處記二十過徵事魏孟康為弘農太守有所按行皆預勅督郵不

遣送迎探候又不欲煩吏人所在自刈馬草不宿傳舍○夏忠靖公原吉治水江南至崑山寓于墩寺中不陳儀從坐一室觀書如常人有鄉民數人來寺遊觀雜坐其旁既而問尚書何在知觀書者卽是民惶懼奔走公殊不為意○蔡公龍陽由浙轄遷蜀時江陵嚴禁驛遞公微服率蒼頭持行李附蜀商歸舟舟中與商人迭為賓主了無城府及抵省守道官吏來迎者千人商驚怕叩頭請罪公曰今不用驛遞欲獨

買一舟。則太費。說明又不便相與。所以不言。何必介意。**發明**呂叔簡曰。做上官的。只是要尊重。迎送欲遠。稱呼欲尊。拜跪欲恭。供具欲麗。酒食欲豐。騶從欲都。伺候欲謹。行部所至。萬人負累。千家愁苦。即使於地方。大有裨益。蒼生所損已多。及問其職業。舉是虛文。濫套。縱虎狼之吏胥。騷擾傳郵。重瑣尾之文移。督繩郡縣。括奇異之貨幣。交結要津。習圓熟之容詞。網羅聲譽。至民生疾苦。若聾瞽然。此之謂妖孽。豈不驟貴躡遷。然而顯負君恩。陰觸天怒。是生民之苦果。而子孫之禍因也。吾黨戒之。此雖為上官言之。然守宰中正多犯斯語者。不可不令聞之也。○王文祿曰。官船往來江上。丁夫牽挽。無間風雨寒暑。晝夜其乘。驕馬者。役人服事勞苦。當思吾何才德以堪。然丁夫之中。果有心事光明。無愧天地。反有勝我者。是何宜也。吾

偶至此。乃時文之偶中耳。非才德之勝人。如古鄉舉里選之法。必思所以寵者何為。則求所以補寵者何事。詢民瘼。安民生。其心不可不汲汲也。**廣義**朱卓月曰。驛站之苦。人所共知。舖兵之苦。忽而不問。十里一舖。設以傳遞文書。今則不然。官過則打鑼扛傘扶轎。又為跟役擔物。甚至家眷過。又代背負孩子。夜則照火把。又有無良心者。夜行缺伴。勒之長送。前差未已。後官突至。雖馬牛亦不勝其驅策。遍公文。又有按時刻。下舖不接。遂自地頭十三站。竟達漳南。赴鎮投文。隨斃於路。余命掩埋恤之。已無及矣。非閩一省。天下盡然。願乘傳者憫之。以作百億功果。嗟乎。由朱先生言。推類廣之。何在不當存體恤之心耶。**附錄**蔡君謨守福州。上元日。令民間一家點燈七盞。陳烈作大燈。

長丈餘。大書云。富家一盞燈。太倉一粒粟。貧家一盞燈。父子相對哭。風流太守知不知。猶恨笙歌無妙曲。君謨見之。還輿罷燈。此亦足為居尊不恤人一傲也。◎輕信吏言。啓之舞弊。即

事體無礙。亦記一過。發明。陸文安公與楊守書曰。屬者郡政不競已甚。積弊宿蠹。殆難驅除。猾吏豪家。相為表裏。根盤節錯。為民蝨賊。吏胥居府廷。司文案。留宿於邦君之側。以閑劇勞逸。嘗吾之喜慍。以日月淹速。嘗吾之忘憶。為之先後緩急。開闔損益。以蔽吾聰明。亂吾是非。而行其計。豪家擁高資。厚黨與。附會左右之人。創端緒於事外。以亂本旨。結佐證於黨中。以實偽事。工為節目。以與吏符合。而成其說。吾以異鄉之人。一旦而聽之。非素諳其俗。而府中深崇。閭里之事。不接於吾之目。塗巷之言。不聞於吾之耳。被害者

又淳厚柔弱。類不能自明自達。聽斷之際。欲必得其情。而不為所欺。此甚明者之所難也。吾雖得其情。彼尚或能為之牽制。以格吾之施行。吾斷之速。則文疎事漏。而無以絕其辭。吾求其詳。則日引月長。適以生其奸。况其是非曲直之未分。而常有以貳吾之心。疑吾之見。變亂其事實。而其情亦未易得也。一墮其計。奸惡失所畏。善良失所恃矣。豈不難哉。徵事。包孝肅尹京時。有編民犯法。當杖。吏受賕與約曰。今見尹。必付我責狀。汝第號呼自辨。我與汝分此罪。我受杖。汝必從寬。既而公引囚問畢。果付吏責狀。囚如吏言。分辨不已。吏大聲訶之曰。但受脊杖出去。何多言。公惡其市權。粹吏杖之十七。特寬囚罪。止從杖坐。以沮吏勢。初不知為吏所賣也。◎容縱衙役索賄於民。不嚴

法禁戒。百過附錄高忠憲公曰。吏胥門皂。睚之縱之。皆縣令也。衆胥役分其利。一縣令受其名。愚

者不為。往往迷而不悟。何也。所宜猛省。◎衙署需用。擾累民間。不加覺

察。一節。一次為五過發明官之與民。體統濶絕。交易

常行。而困累民間。恬然罔覺。如取物求精。責換。必有

閑雜使費之加。發價經人轉授。必有中飽。擲措之弊。甚或伺候奔走。曠日廢業。官則以為我未嘗橫取于

民也。豈知民之承奉。已有不堪者乎。高忠憲公答陳石湖令君曰。體恤舖行。於得民心最捷。即如辦酒

一事。碗碟出於舖戶。狼籍不堪。若發公費置買器用。貯之庫中。專人掌之。不以煩民。以此節節推之。使民安堵。又高公憲約有云。上司舖陳。往往借用當舖。江

南則派糧長借辦。極為擾害。須本縣節省公用置辦。着庫吏收領封貯。又查盤事件。無令移用。以至缺少。嗚呼。公之用心。何其纖悉。俱周歟。為守令者。當知所以節節推之。其為仁恩難量矣。

操持。居官之二總論操持不外清慎勤三字。清者

字符也。取全條而熟玩之。有貴其剛毅無私者。亦

由清而致。有貴其謙抑不肆者。亦由慎而致。有貴

其關防不漏者。亦由勤而致。則斯三言可

以該矣。舍此三言。其亦何能為政也哉。

功款。水操自矢。不苟絲毫。經歲無間。三百功發明李文

堂行一私。枉一法。購不過吏胥。在私宅行一法。受一

物。購不過僮僕。夫惟可使吏胥見。可令僮僕知。則庶

矣。○呂氏童蒙訓曰。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為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間。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羅一峯先生曰。士誦讀時。見墨吏所為。輒切齒恨之。高談擊節。似可翱翔古人。而犬豕若輩也。一旦縮綬佩符。則勢利之薰炙。妻子之浸淫。朋比之慙患附和。於是乎良心死而貪心生矣。如倚門之娼。如負嵎之虎。巧取虐取。不復知名義為何物。職業為何事。殊不思七尺之軀。一日之饗。米不過一升。肉不過一豆。冬不過一裘。夏不過一葛。為吾身。則身外皆長物也。為子孫。子孫不能保而有也。卒使正士羞與同朝。正人羞與同鄉。至其後裔之有知識者。亦羞以為祖。吁。可念哉。○莊渠先生答門人書曰。今世吏道多污。此與盜賊何別。豈盡無羞惡之心哉。

良由義利大界限不明。便因循墮落至此。汝素能立身。決為清白吏無疑。然亦不可不常勵志。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侵。卓立故也。誰道百鍊鋼。化作繞指柔。頽塌故也。**徵事**方簡肅公純。當分宜柄國時。獨厲清節。有以竿牘通者。輒峻却之。其人固請。謂此薄俸。非取諸民也。公蹙容曰。汝俸幾何。俯仰攸賴。奈何推以遺我。王法可畏。民生可念。汝不能其官。我不能為汝庇。遺我何為。或復曲為詞曰。此一書帖耳。公曰。余自入官。所讀惟大明律。何暇讀他書。書積不讀。而徒以累他日歸途。夫役大非陰德事也。○樊孝介公少時聞人說海忠介事。慨然曰。我後當師法此人。生何用多取。我意只結茅三間。築塲數畝。擁數十卷。樂而忘死矣。為崑山令。或以其自奉太苦。寄書及之。報書曰。吾所苦者。善因未脩。惡緣難謝耳。七篇腐文。偷取進

賢冠有衣有食。施及妻孥。寸步驅輿。賓客偃僕而進者。日不乏人。此何苦乎。為令得錢。必須繁訟。小民反唇。道路鼓舌。惶汗掩耳。若不聞也。訟已復聽。聽已復訟。暑寒不輟。盈箱在庫。刺刺向所司藏之。展轉到舍。又嘔煦與舍人謀。水陸間關。千里萬里。乃抵其家。又叮嚀向妻子僕婢。而重托之。贏金所在。或輶置。或問舍。或求田。遠盼遙思。常恐世事不如人意。晝夜搖搖如懸旌。念之苦乎。不苦乎。近見貴人一甕一器。而稱數金。一石一几。而稱數十金。皆不解佳在何處。顧我所自用。茶瓶食盂。坐几供案。亦不解醜在何處。○蔣沈令高陵。郭子儀過其地。戒麾下曰。蔣賢令。供應得給蔬食足矣。毋撓其清也。金孝章曰。清能使人不敢撓。則成其孚矣。人各有本心。未嘗不可以德感。雖頑橫猶將化之。况賢如子儀者耶。

附錄

包拯知端州州

歲貢硯。前守緣貢。取數十倍。以遺權貴。公命製者。才足貢數。歲滿不持一硯歸。時論高之。潘鱗長曰。土有產。土之災也。官其地者。少不廉潔。如包公。其勞民傷財。可勝道哉。雲南出大理石屏。李邦衡獨寓意於送行詩云。相思莫遣石屏贈。留刻南中德政碑。河南出麻菰線香。于肅愍巡撫其地。有詩云。手帕麻菰與綿香。本資民用。反為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闖閭話短。長細讀二詩。可稱妙絕。若宦者與送行者。俱如兩公。則土產可以無事搜求。而地方之受惠多矣。○何敬叔在政。清約不通問遺。嘗歲儉。夏節忽。榜門受餉。共得米二千八百石。悉取以代貧人輸租。高登由富州罷官歸。父老相率餽錢五十萬緡。不告姓名。而別登無所歸。請置學田買書。以給郡弟子。此等美事。亦足備嘉話也。

廣義

史玉涵曰。國家設官。凡部銜皆以

清吏二字。其飭簞簞之意稔重。然清乃官箴之始基。猶貞乃女德之始基。不足恃也。居官者以廉之一節。自滿而種種戾氣。批政伏焉。則是婦人無淫行而遂可詈翁姑。壓夫子。叫噪於妯娌間矣。諺曰：清官無後。夫刑官無後宜也。清官而罹絕嗣之報。豈天道爽哉。所以致此者。可深思也。

◎自甘淡苦

無異韋素。一日一功。發明馬大年云：僕見劉元城先生。問立身仕宦之道。先生問余家屬畢。曰：賢俸祿薄。當量入以爲出。先生之愛我者切矣。○魏中孚爲永州判官。清潔自好。同官有興製器用之物。中孚未能無意。每欲爲之。先令匠作者計工用若干。以呈。輒判以且休且休。及解官。簡一任所供。且休且休。錢不知省幾千百緡。○海忠介公巡撫江南。常自乘馬。不用八昇四掖。尋常贖牒。草紙可書。不計邊幅。

也。家僮麤布短袖。能藝業者。工作不能者。種植不坐食也。自奉止蔬菽。經旬畧用魚腥。公服外無綺縠。轉大中丞。主僕二人到任。冠服不備。躬詣肆中市買。人無識者。至蒞任。衆始知之。卒於官。僉都王用汲入視。葛幃敝籬。有寒士所不堪者。嘆息泣下。海公始終清節。名重山斗。正惟其自奉之能淡苦歟。况近世守宰。俸祿無資。一官廩廩。苟不淡苦。其能善全者鮮矣。○李文節公居恒喜誦羔羊之詩。而玩其序。所謂節儉正直者。以爲正直必出於節儉。每語家人曰：士大夫耻言治生。然不可不治生。夫治生非委瑣齷齪。慳吝自封殖之謂。○**夙夜勤求政治不遑暇逸**。一日一功。徵事韓魏。不過節用耳。

公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爲顯職。公獨滯筦庫。衆以爲非宜。公處之自若。不以爲卑冗。職事亦未

嘗苟且徒開封府推官。理事不倦。暑月汗流浹背。府尹王博文大器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真宰相器也。錢明逸由禁林出為秦州。居常怏怏。不事事。公聞之。語人曰：已雖不足。獨不思所部十萬生靈。耶斯以見魏公之存心為甚大也。○張子韶僉書鎮軍判官。在僉廳。究心吏事。胥曹建白。不能有所欺。嘗大書於壁曰：此身苟一日之間。百姓罹無涯之苦。○人有語及為政者。和靖先生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倦最害事。若能無倦。推而行之。為尉為邑為郡。以至為宰相。皆可了。若倦。即雖居家至小事。也不能了。○朱子曰：仕宦須是有旁通曆。逐日公事。開項逐一記。完即勾之。未完須理會教了。方不廢事。○傅僧祐及子琰。琰子翽。為令並著奇績。時云：諸傅有治縣譜。相傳不以示人。劉玄明甚有吏能。歷建康山陰。

令。政為天下第一。傅翽代為山陰。問玄明曰：願以舊政告新令。答曰：吾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惟日食一升飯而不飲酒。此第一策。○真西山曰：當官者一日不勤。下必受其弊。古之聖賢。猶且日昃不食。坐以待旦。况其餘乎。今之世有勤於吏事者。反以鄙俗目之。而詩酒遊宴。則謂之風流嫻雅。此政之所以多疵。民之所以受害也。不可不戒。○呂叔簡曰：世上沒箇好做的官。雖抱關之吏也。須夜行早起。方為稱職。纔說官好做。便不是做好官的人。席文輿曰：職固有輕重。事固有繁簡。但纔說好做。便滿腔是玩易之心。此則無一可耳。○**不畏強禦。不徇囑託。**一事十功。徵事。高靜成。縮有才名家。累巨萬。侵細民。令至即稱門生。惟所願指。及公為令。初謁尚書。尚書曰：今學者大患好名。如

居官格 操持

漢之黨人唐之清流是矣。宋之名士盡於史嵩之一毒悲哉。公曰固也。卽非清流究竟死死等耳。以清流死不勝耶。尚書默然。一日其僕大帽華衣直入令庭言事。公曰若何爲者。褫其衣笞之。民大喜。皆起暴尚書諸不法事得數百牘。公束之送尚書。自爲理盡反侵奪民田地。○郭永知大名太原帥宴享豪侈苛取諸縣供給大名民富其斂尤急。永以書抵幕府曰非什一而取皆民膏血也。以資豆觴之費。仁者忍爲是耶。脫不獲命。令有投効歸耳。帥不敢迫遣卒數輩號警盜刺諸縣短長游蠹不歸莫敢忤。永械致之府。府爲併他邑追還。○陳仲微初爲蒲田尉署縣事。縣有縉紳誦仲微於當路而密授以薦牘。仲微受而藏之。踰時其家奴不法竟逮治之。是人有怨言。仲微還其牘緘封如故。是人慚謝。○孔翊爲洛陽令置火庭前。

有囑託之書皆投之於火。曰縣官與民最近。宦途多有所託從之則民受害不從未免招尤。惟書致不開則在我不知爲何事而在彼亦不至見忤也。曲直從民公斷有法何致以私廢哉。○陳軒夢已官爲右丞後位不副夢。暮年謂諸子曰吾平生不作欺心事。嘗思昔守杭州有達官以一老兵執送府欲杖之。此兵年過七十不應杖。遂令贖。達官折簡相責乃呼入行決。卽死杖下。至今二十年恒以自尤。違法徇情宜不登顯位。汝等戒之。殷棠川曰七十老兵不聽杖贖不忍之心也。折簡相責而復杖之不忍之心。不勝其畏達官之心也。生平不作欺心事者尚不能無違法徇情之一事。况其他乎。夫達官何足畏。不過爲自己欲登顯位耳。孰知反以此削其顯位哉。附錄 蔣恭靖公守揚時與中貴人會勘民事中貴受賄欲死被誣者。

公潛戒行杖者曰我命汝咎數多汝須勿重其人死我亦死汝輩被誣者得獲全中貴大悅而罷其圓機應物如此廣義能奉此條白文其事最美然尤防過於矜抗而有傷事情愚附蔣公事於此者見如公之稜稜剛嚴而備有此隨機委曲可知守正中自有學問又不得不為氣矜負直者備一說也○沈幼宰曰今人初釋褐作吏虛僑恃氣自負清廉動與上官齟齬此與孔氏之訓違孔子曰居下位而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又往往以後進凌先進齟齬一二死灰之鄉紳以自鳴其猛此與孟氏之訓違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于巨室夫諧媚纖趨醜行也而事上亦自有禮搏擊豪強美名也而處同袍亦自有體矜奮之士習氣用事最易蹈之後悔何及○東萊呂氏官箴曰凡治事有涉權貴須平心看理之所在若其

有理固不可避嫌故使之無理直須平心看若有一毫畏禍自恕之心則五分有理便看作十分有理若其無理亦不可畏禍曲使之有理政使見得無理只須作尋常公事看斷過後不須拈出尋常犯權貴取禍者多是張大其事邀不畏強禦之名所以彼不能平若處得平穩妥帖彼雖不樂視前則有間矣然所以不欲拈出者本非以避禍蓋此乃職分之常若特然看做一件事則發處已自不是矣○杜正獻公有門生為縣令者戒之曰子之才氣一縣令不足施然切當韜晦無露圭角不然無益於事徒取禍耳門生曰公平生以直亮忠信取重天下今反誨某以此何也公曰衍歷任多歷年久上為帝王所知下為朝野所信故得以伸其志今子為縣令卷舒休戚係之長吏而良二千石固不易得若不見知子烏得以伸其

志徒取禍耳。予非欲于毀方瓦合。益欲求和於中也。

◎重大事件雖文卷堆疊

必親體勘。反覆詳慎。不專倚任事之人。

一事十功。徵韓魏公知

大名。州事無大小。悉親視之。寢疾時。案牘就決臥內。或以公過勞。勸委屬佐。公曰。訟獄關人。生死吾常恐。剖決不當。况敢委於人乎。○周濂溪先生以南康司理。叅軍擢提點。廣東南路刑獄。先生不憚出入之勞。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至者。亦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為已任。得罪者自以為不冤云。○呂氏官箴曰。嘗見前輩作次縣。或獄官。每一公事難決者。必沉思靜慮累日。忽若有得者。則是非判矣。是道也。惟不苟者能之。○又曰。前輩嘗言。吏人不怕嚴。只怕讀。蓋當官者詳讀公案。則情偽自見。不待嚴明。

也。

◎偶有錯枉。片念撥轉。不吝改過。

一事十功。徵事

凡僚屬有所關白。苟有利于民。即文書已行。亦追而改之。○范如圭授武安軍節度推官。始至。帥府錄斷一囚。如圭白其誤。帥為已署。不易也。圭正色曰。節下何重易一字而輕人命耶。帥矍然從之。◎臨

事不輕用已見。抑然自持。期當於理。

一事十功。徵事

韋澳曰。何以教我。澳曰。願相公無權。墀愕然。澳曰。官賞刑罰。與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已之愛憎。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權之有。墀深然之。○韓莊敏公臨藩政。事詳盡。官屬人人盡其所長。每議事。使逐人各道所見。公然後叅酌。從長施行。如有未盡。更為條陳。屬官多云。乞相公台旨。公曰。某指揮不難。恐有差誤。諸公

不肯言致誤施行不若先盡諸公所見然後某參酌也。**附錄**朱子語類云建陽縣有婦人夫無以贍父母欲取以歸事到官斷聽離致道謂夫婦之義豈可以貧而相棄官司又豈可遂從其請曰此等事就一邊看不得若夫不才不能育其妻妻無以自給難概拘以大義但恐妻之欲離其夫別有曲折則不可不根究耳○昔在浙東紹興有繼母與夫之表弟通後遂為接脚夫被蕩其家業其子來訴情甚切遂與受理委楊敬仲敬仲深以為子訴母不便某告之曰曾與其父思量否其父身死妻輒棄背與人私通而敗其家業官司若不與根治則其父得不銜冤于地下乎渠當時亦以為然追之急其接脚夫即赴井其罪益不可掩○錄此二則見成見之難概
◎能戒氣性不執也亦可為居官窮理之一助云

致輕發忿怒

百功發明薛文清曰為官最要安重下官臨事如何張橫浦曰切戒躁急躁急則先自處不暇何暇治事加以猾吏奸民窺伺機便以成其利非特害人於已甚害○呂氏官箴曰當官者先以暴怒為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前輩嘗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詳處之謂也蓋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不能中傷也

◎內衙關防嚴密

不致暗滋情弊

百功發明魏莊渠先生與錢治徵書曰承顧愧無以為忠告惟是守已愛

民不替初心再三致此意更願令尊諄諄分付隨去僕從此行不是樂地乃是險地慎守則遷喬木疎失則入幽谷昔人有言萬分廉介不過小善半點貪污便成大惡士大夫不但當以此檢律自己亦當以此

防範家人也。○胡大初曰：蒞官子弟門客，勿令與外人輩相接，或恐有往來結托之嫌。吏民婦女，勿令其出入織紉貿易，或恐有交通關節之謗。**附錄**楊繼宗知嘉興，有圉卒饋熟彘首，夫人受之。繼宗歸而食之，問所自。夫人以告。繼宗大悔，聲鼓集寮吏告曰：繼宗不能律家，使妻納賄，陷其身不義，因吞皂莢丸出之。即日遣妻子歸。○胡壽安初任信陽，調獲鹿，永樂中任新繁，三宰大邑，不携妻子之任。或曰：子之名固美矣，奈妻子何。胡笑曰：此庸人見也。吾豈無糟糠之義而不念乎。嘗于是思之爛熟耳。吾輩讀聖賢書，論居官治民之法，孰不欲砥礪名節，以操守為志。及登仕路，則以耳目玩好聲色之物，敗身家者比比焉。矧婦人小子輩，其性猶水，有以金珠錦繡搖目之物，蠱其性，彼必欺我而取之。借使僥倖不露，吾去任後，人必

詈笑曰：胡某外佯廉而內實貪，以是思之，故不欲妻子之累身也。席嘯濱曰：任郡邑者，輒盡室而往，并及內外親戚，此若而人者，不食其地之毛者耶。肯皆為我修飾名節者耶。胡公不携妻子，詎非卓見。○王端毅公恕巡撫雲南，不挈僮僕，惟一行李，日給豆腐二塊，其告示有云：欲携僮僕隨行，恐致子民嗟怨，是以不惜衰老，單身自來，意在潔已奉公，豈忍縱人壞事，人皆錄其示，焚香禮之。

過欸

俸薄用豐不懷永慮以致介節難全

一日一過發

嘗言：學者奉身不可好華侈，苟好華侈必致貪得。他日居官，決不能清白。○梁賀琛曰：今天下守宰，所以貪殘，良由風俗侈靡，使之然也。今之燕喜，相競誇豪，積果如丘陵，列肴同綺繡，露臺之產，不周一燕之資。

所費事等丘山。爲歡止在俄頃。其餘淫侈。著之凡百。習以成俗。日見滋甚。欲使人守廉白。安可得耶。○陳仲醇曰。今寒士一旦登第。凡輿馬僕從。飲食衣服之數。卽欲與膏粱家爭爲盛麗。秋毫皆出債家。謁選之官。債主卽隨之而至。非盜竊帑藏。腴剝閭閻。何以償之。及其罷官歸休。則恣橫於鄉黨。居間請託。估計估奪。無所不至。安得國有廉吏。鄉有端人。**徵事**吳隱之守晉陵。在郡清儉。妻子負薪。後位顯。猶冬月無被。嘗澣衣。乃被絮。刺廣州。清操愈厲。常食不過菜及乾魚而已。隱之將嫁女。謝石知其貧素。乃令移厨帳助其經營。使者至。見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其初入廣。賦貪泉詩有云。古人飲此水。一飲誠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如此厲志。真可嘉尚矣。○戴驥洪武間。令新昌。公廉平。恕民有訟不決者。或騎驢或乘

小肩輿。親至其處。與之斷分袖懷。數餅食以充飢。持小瓢酌溪流飲之。民獻茶湯不受。退暇召生徒講理學。吏讀律令。令役夫開圃種菜。一日兩食菜粥而已。在任九年。去之日。百姓哀戀載道。○姚察自居顯要。一不交通。有門生不敢厚餉。送南布一端。花練一疋。察曰。吾所衣著。止麻布蒲練。此物於吾何用。旣欲相欵接。幸不煩爾。○邵伯溫聞見錄云。樞密張公棗謂余曰。某初官入川。妻子乘驢。某自控。兒女尚幼。共一驢馱之。近時初官。非車馬僕從數十。不能行。可嘆也。前輩勤儉不自侈。大蓋如此。○金孝章曰。近見耿楚侗先生紀先進遺風一編云。許襄毅公進成化中。以御史丁憂還里。已起服上京。惟乘馬。其配高夫人素病眩暈。不能御車。亦騎而從。竟不索轎也。又秦少保紘歷官四十餘年。提兵南北。列位孤卿。所居僅蔽風

雨妻孥菜羹麥飯不改其舊嗚呼前輩風節若此安得不謂之古人乎○鄧文潔公官翰林院未嘗妄有交游取予茹荼忍寒童僕方啾啾敗絮中公起以殘楮當火撚指因吟曰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憚於簿書之煩一味委任他人貪逸廢事一日

致有誤者另記十過大事倍論徵事陳貫知涇州州人以嚴見憚雖簿書筦庫賦租出入莫不親檢察之嘗謂其寮屬曰儻視官物如已物容有姦乎○朱文公主泉州同安簿日與寮屬鈎訪民隱至廢寢食其答范宗伯書有云當官廉謹是吾輩本分事不待多說然細微處亦當照管不可忽畧因循怠惰自治既不苟更能事上以禮接物以誠臨民以寬御史以法而簿書期會之間亦無所不用其敬焉則庶乎其寡

過矣○又曰大抵守官只是律已公廉執事勤謹晝夜孜孜如臨淵谷便自無他患害纔是有所依倚便使人怠惰放縱不知不覺做錯了事也○陸文安知荆門軍時與趙子直書有曰益國裕民之心在吾人固非所乏弊之難去者多在簿書目數之間此奸貪寢食出沒之處而吾人之所疎者世人耻及簿書獨不念伯禹作貢成賦周公制國用孔子會計當洪範八政首食貨孟子言王政亦先制民產正經界皆可耻乎故於錢穀事亦綜核不遺云潘鱗長曰懷抱高曠者多不肯留心於簿書煩碎之間不知吏胥乘此遂為奸窟及其債事還累於官向之所耻而不屑問者適以自誤耳故為政者苟具裕國益民之心則必務致力於錢穀不然存心雖美安得實有加惠於民乎子靜此書又為高明人痛下一針砭矣○臨

事畏勢徇情不能盡法。小事十過大者倍論。如背公

發明

伊川先生曰。大率淺俗之人。以順從為愛君。以

卑折為尊上。以隨俗為知變。以習非為守常。此今日之大患也。○張橫浦語錄曰。有士夫見過云。近日仕宦習氣皆惡。上下相蒙。只圖苟免。全無後慮。若不如。此則往往其禍先及。為之奈何。先生曰。精金百鍊則愈剛。為器益利。人自不至誠。豈有不可為者。小人為不善。其心豈不自知。特無剛腸耳。吾歷仕雖不多。然盡誠於我。依公而行。人雖以我異已。然道理既是。彼自愧恐。又安能尤人。試平心處之。當自知味。○或問近日監司責守令。守令惟務事辦。往往有所不恤。故人情法意。每每多失。其間有一執法守正者。動多拘礙。不敢容易。不以懦斥。則以不能見鄙。及違理背法。

一旦事敗者。則又處之幸不幸。此當如何。先生曰。做不得。不如去。既任其職。只得守理守法。雖以懦斥。或以無能見鄙。於心無愧。人豈不知。若較之違法背理。而自處於幸不幸者。一敗塗地。非特在。我有愧於人。終豈無見察之理。豈可謂之幸不幸。**徵事**陳襄為蒲城簿。會邑令缺。襄攝縣事。邑多世族。前後令罕能制。蔽蒙請託。習以為常。襄夜寐夙興。務究其弊。訟之難聽。積久者窮極本原。剖決無留。每聽訟。必數人環列於前。私謁者無所發。由是邑人知不可干。老奸宿猾垂首喪氣。境內肅然。○沈疇值蔡京當國時。會吳門盜鑄獄起。京欲陷劉達。婦兄章經輩遣私人鞫之。株至千餘。命疇為御史往勘。疇至吳。即日決釋。無左驗者。七百。人嘆曰。疇為天子耳目。豈可以權要之喜怒殺此無辜而苟富貴乎。○范純仁令襄邑。邑有牧地。

每衛士縱牧馬踐民田。百姓病之。縣令莫敢誰何。純仁下車。恩威著於上下。百姓知公可賴。一日民有訴衛士縱馬食田者。公捕而杖之。衛士較長申殿前司。殿前司申樞密院。有旨劾公。公申中書省曰。豈不知衛士非畿邑小官。所敢刑然。養兵出於二稅。二稅出於民田。衛士牧馬而侵食民田。則稅何從。出身為縣令。職在養民。若坐視不恤。安用縣令哉。章出。特免罪。仍令畿邑兼管勾牧。自純仁始。◎臨事橫

置成見於胸。不能詳慎。致有錯誤。小事十過。大者倍論發明。何垣曰。近

世長民者。每立抑強扶弱之論。往往所行多失之偏。未免富豪有辭於罰。夫強弱何常之有。固有資厚而謹畏者。有怙貧而亡籍者。當置強弱而論曲直可也。○張南軒曰。為政先須平心。不平其心。雖好事亦錯。

如抑強扶弱。豈非好事。往往只這裏錯。須如明鏡然。妍自妍。醜自醜。何預吾事。○問德莊知建寧府。問於晦菴。為政寬則是猛。則是晦菴曰。若教公寬一尚。猛一尚。則如發瘡子相似。以某之意。御善良以寬。治強暴以嚴。此語如何。南軒先生曰。若胸中着一寬字。寬必有弊。着一猛字。猛必有弊。吾徒處事。當如持衡。高者下之。低者平之。若聖人之稱。則常平矣。◎不戒氣性。輒以忿怒詈責人。

一次五過。附錄。趙公輔知新城。政尚寬和。不用鞭扑。推誠勞來。民樂從令。小吏有過。亦未嘗譴責。或誤犯禁者。但令改而已。民有罪。必誨諭再三。然後罰之。在邑數年。無赫赫名。百姓親愛如慈父母。代去攀車臥留。不忍舍。○楊龜山曰。為政要得厲威嚴。使事事齊整。甚易。但失於不寬。便不是古人作處。孔子言居上

不寬吾何以觀之哉。又曰寬則得衆。若使寬非常道。聖人不只如此說了。今人只要事事如意。故覺得寬。政悶人不知權柄在手。不是使性氣處。何嘗見百姓不畏官人。但見官人多虐百姓耳。然寬亦須有制。始得。若百事不管。惟務寬大。則胥吏舞文弄法。不成官府。須要權常在已。操縱予奪。總不由人。儘寬不妨。○或問為政更張之初。莫亦須稍嚴以整齊之否。朱子曰。此事難斷定說。在人如何處置。然亦何消要過於嚴。今所難者是難得曉事底人。若曉事底人。歷練多。事纔至面前。他多曉得。依那事分寸。而施以應之。人自然畏服。今人往往過嚴者。多半自家不曉。又慮人欺。已又怕人慢。已遂將大拍頭去拍他。要他畏服。若自見得何消過嚴。

◎不關防家眾交通吏役欺蔽耳目過百

彙纂功過格第十一卷

興革

居官之三 **總論** 地方之興利除害。操政權者不加之意。誰與任之。是故撫惠民生。拯恤民

瘼。一時煦煦之恩。其及有幾。惟視其興革之能設。施則留澤於地方者深矣。然為興為革。固必熟察輿情。酌宜土俗。不可猛浪自用。而蹈喜事紛更之譏。是則切宜戒焉。

功欵 留心採訪民間利病。置匭於庭。令建議者不時投

納。以備採擇。

百功 **發明** 餘冬序錄曰。人有恒言。為治

造民福。蓋除弊以解懸。民心即喜。興利便須用民財。勞民力。非得其心。則民將生怨。故二者當有先後。然

非真知利弊之詳確。則是非混淆。吾以為利而興之。而不知其為害。以為害而除之。而不知其為利。或興除之際。未得其法。則弊隨生而害又起。故又在於廣詢博訪。取決賢智。不專一己之見。而求通輿論之公。如古人所謂合人情。宜土俗。而不失先王之意。然後興除各當。而德澤及於民矣。○薛文清曰。立法之初。貴乎參酌事情。必輕重得宜。可行而無弊者。則播告之。既立之後。謹守無失。信如四時。堅如金石。則民知所畏。而不敢犯矣。或立法之初。不能參酌事情。輕重不倫。遽施於下。既而見其有不可行者。復遂廢格。則後有良法。人將視為不信之具。矣。令何自而行。禁何自而止乎。○開治溝渠。固築疆

岸。使有蓄有洩。旱澇無虞。

百功發明丘文莊有言曰。成周溝洫之制。與井田並

行。自秦以後。井田廢而溝洫隨之。今井田之制雖不可行。而溝洫之制則不可廢。但不泥陳迹。宜少倣遂人之制。每郡以境中河水為主。各隨地勢。為大溝廣一丈以上者。達于大河。又各隨地勢。開小溝廣四五尺以上者。達于大溝。又各隨地勢。開細溝廣二三尺以上者。委曲達於小溝。其大溝則官為之。小溝令業田者為之。細溝則人各自為之。其田每歲正月。官遣役督其開挑。而又時常巡視。不使淤塞。不惟霖雨不能為害。而亢旱亦得以灌溉矣。○丘公又曰。大溝地。官用錢償其直。小溝地。所近田主償其直。愚按溝地。亦有錢糧。為縣令者。不能自主而蠲除之。則當合計通圩。均攤其稅。造冊永定。此則縣令得為。而亦民情帖服也。○康濟譜曰。障捍水漚。全在岸塍。岸塍多令業田者修築。然人情恒慳。一時小費。不顧異日大患。

須計田授役助以公費。既務高廣其當蓄而易潰者。尤須堅固而又歲歲修之。俾弗壞。則水潦有備。沮洳之區。可並沃壤矣。苟徒理河道而於岸塍漫不加意。則雖得之於河而終失之於堤。是岸塍又水利之最切者也。○湯明俊曰。疏溝築岸其功雖舉。然必不能永保如故。蓋小民智短。貪咫尺之地。可多插秧禾。由是岸則日漸侵削。溝則日漸填平。不三四年而規模紊矣。故必須歲歲修舉。嘗讀月令。修利隄防。導達溝瀆。古先王定為每歲常規。則知其經慮深也。親民之官。可無重加意于此乎。○程明道知扶溝。歲有水旱。先生經畫溝洫之法以治之。未及興工而去官。乃曰。以扶溝之地。盡為溝洫。必數年乃成。吾為經畫十里之地。以開其端。後人知其利。必有以繼之者矣。先生又嘗曰。為令之職。必使境內之民。凶年飢歲。免於死

亡。飽食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為盡。故吾於扶溝興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幾成而廢。夫百里之地。至狹也。而道之興廢繫焉。是數事皆未及成而去。豈非命歟。然知而不為。徒責命之廢興。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舊例相沿。有為百姓未便者。既已洞悉。即

時革除。一事十功。大者准事倍論。附錄韓休為虢州刺史。號于東西京為近州。乘輿所至。嘗稅廩

芻。休請均賦。中書令張悅不許。休執論不置。吏白恐忤宰相意。休曰。刺史知民之弊而不救。豈為政哉。苟以利民。雖得罪。所甘心焉。訖如休請。民甚便之。○革除夙弊。更有不待奏報。守宰得自主持者。其不當因循沿襲。益可見矣。廣義民困堪傷。相沿之例。且當奏罷之。更何忍創造其端。以至禍延不已。豈為民父母

之事乎。惟慈惠之君子能惻然念之也。朱卓月曰。為吏忌作備。古有以土物獻貢。貽地方無窮之害者。交趾貢生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晝夜奔騰。有毒蛇猛獸之害。唐羗上書言狀。和帝止之。明朝常熟知縣郭南。上虞人。虞山出軟粟。民有獻者。南亟命去其種。云。異日恐為常熟害。其為民遠慮如此。○明太祖謂侍臣曰。君子好義。小人好利。好義者以利民為心。好利者以戕民為務。凡言利之人。皆戕民之賊也。朕嘗聞故元時。江西豐城之民。告官採金。其初歲額猶足取辦。經久。民力消耗。一州之民。卒受其害。蓋土地所產。有時而窮。民歲課成額。徵取無已。有司貪為已功。而不以言。朝廷縱有恤民之心。而不能知。此可以為戒也。

◎有益地方事。既經體察輿情。知為百姓所樂者。

即便舉行。勿苟安怠廢。

論徵事 何易于為建昌令。建昌故多水患。民貧土瘠。稽事汗壤。歷數令弗以為意。易于到職。嘆曰。所貴乎令者。布宣德澤以利下也。吾民貧如是。吾寧忍食茲土。乃相視地形。築堤防水。又引旁水以灌高田。於是烏鹽之地。悉為高腴。平原開曠。素藜蓼莽者。亦皆墾治。歲大稔。百姓歌之曰。我有父兮。何易于。昔無儲兮。今有餘。○西門豹為鄴令。發民鑿十二渠。引漳水溉田。當其時。眾謂煩苦。不欲也。

豹曰。夫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有是渠成而民不賴其利乎。今父老子弟雖苦。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也。後果然。○楊文公談苑云。建安江翱為汝州魯山令。邑多曠土。連歲枯旱。艱食。翱自建安取旱稻種。此稻耐旱繁實。可久蓄。宜高原。至今邑人多

種之歲歲足食。○范忠宣知襄城。民素不事蠶織。鮮有植桑者。公患之。因民之有罪而情輕者。使植桑於家。多寡隨其罪之輕重。後案其所植榮茂。與除罪自此人得其利。公去。民懷之不忘。○韋孝寬刺雍州。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堠。經雨輒毀。寬當堠處。勒令種樹。既便修復。又便行旅。宇文泰嘆曰。豈但一州當爾。乃令諸道皆計里種樹。○田述知太平州。當塗縣瀕江。歲有水患。述築堤姑溪之上。民用安堵。邑有廣濟圩。為田千餘頃。夏潦堤將決。述度地形。別為長堤。橫亘于中外。堤潰賴之得其半。自是地圩多法焉。○陳堯叟為廣南西路轉運使。嶺南風俗。病者必禱神。不服藥。堯叟以集驗方百本。刻石貴州驛舍。地方賴之。又以地氣蒸暑。為植柳鑿井。每三二十里必置亭舍。什器。人免渴死。○王覲知成都。城無閑田。中下之戶。死

者多。從火葬。公至。委官盡錄在城。未有葬者。得萬餘喪。以官地葬之。仍設義塚焉。○虞允文知太平路。先是民苦歲輸丁錢絹。貧不能辦者。生子即棄之。公聞惻然。訪知江渚有荻場。利甚溥。而為世家及浮圖所私。公令有司籍其數。以聞。請以代輸民之身丁錢符。下日。民歡呼鼓舞。始知有父子生聚之樂。**發明**張伯安曰。地方之事。置而不察。則不知者多矣。偶或知之。其即與施行者又鮮矣。無他。以其漠然無所關切也。嗟嗟。操撫民之責。而視民莫恤。即不必有戾政虐民。而其漠然無情。亦何能逃于冥譴也乎。故能撫民者。未有不善政。班班可頌。可述者也。○沈韶儀曰。謂之知府知縣。通一府一縣皆知之也。既已知之。即貴行之。苟且具文優柔。漫忽為官之大戒也。◎遇大災荒。能早勘。早申。力請

蠲賑設法救活多命

千功。發明。袁介踏災行云。有一老翁如病起。破衲邈。瘦如鬼。

曉來扶向官道傍。哀告行人乞錢米。時余捧檄離江城。邂逅一見憐其貧。倒囊贈與五升米。試問何故為窮民。老翁答言聽我語。我是東鄉李福五。我家無本為經商。只種官田三十畝。延祐七年三月初。賣衣買得犁與鋤。朝耕暮耘受辛苦。要還私債輸官租。誰知六月至七月。雨水絕無潮又竭。欲求一點半點水。却比農夫眼中血。滔滔黃浦如溝渠。農家爭水如爭珠。數車相接接不到。稻田一旦成沙塗。官司八月受災狀。我恐徵糧吃官棒。相隨隣里去告災。十石官糧望全放。當年隔岸分吉凶。高田盡荒低田豐。縣官不問高田旱。將謂亦與低田同。文字下鄉如火速。逼我將田多首伏。却惟嗔我不肯首。漫把我田批作熟。太平

九月開旱倉。哀哀貧乏無可償。男名阿孫女阿惜。逼我嫁賣賠官糧。阿孫賣與運糧戶。即日不知在何處。可憐阿惜猶未笄。嫁向湖州山裏去。我今年已七十奇。飢無口食寒無衣。東求西乞度殘喘。無因早向黃泉歸。旋言旋拭腮邊淚。我忽驚慚汗沾背。老翁老翁勿復言。我是今年檢田吏。此見踏勘之不可苟也。蘇次參權安鄉縣。值大澇。令典捕將縣圖逐鄉抹出。全澇者用綠。半澇者用青。無水之鄉用黃。不以示人。又令鄉司抹來參合。方請鄉耆逐鄉為圖。亦以各色別村。故按圖參驗。即知分數。斯誠善策。○大曆二年秋。霖損稼。渭南令劉澡稱縣苗不損。上疑之。命御史朱毅往視。損三千餘頃。上嘆曰。縣令字民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乃不仁如是。流之。此見申請之不容已也。○隋末飢荒。馬邑太守王仁恭閉倉不務賑濟。劉武周

宣言曰。今百姓飢饉。僵尸載道。王府君坐視。豈爲民父母之道哉。衆皆憤怒。因稱疾臥家。椎牛誓衆曰。我輩豈能坐待溝壑。食粟爛積。誰能與我共取之。衆皆許諾。乃計殺仁恭。開倉賑貧。屬城皆下。後武周爲唐所殺。董煇曰。荒歉之時。不肯發廩賑濟。每令奸雄借此號召飢民。往往致亂。義寧元年。榆林大飢。郭子和潛結死士。執郡丞王才。數以不恤百姓。斬之。遂爲亂。此雖盜賊之行。終歸梟磔。然亦足爲不務賑恤之戒矣。此見議賑議恤之不可緩也。○上三則。以戒不恤民者。苟有心人。豈能不動情于此。然近時爲守令者。束于文法。卒遇凶荒。誠爲難處。蓋定例五六分者。不得爲災。必九分十分之災。乃可申達。久之始有賑濟之給。愚謂災至於十分。固將手足無措。此僅見之事也。凡夫災祲。大率五六分。及七八分者居多。一歲罄

罄。竟成虛望。此離不忍。謀生實難。將伯之呼。其情孔迫。官長於斯。正宜力爲擔當。曲爲拯救。使之安堵無虞。設法善全之道。所待於賢父母之焦勞者。正深矣。况一府一邑之中。高下各殊。有五六分者。有七八分者。仍有受傷獨甚。直至於九十分者。其間須細加分別。文移之中。着實開明言之。固不待四境皆十分。而後謂之真災也。守令之權。牽制雖多。守令之職。關切實重。惟以蒼生爲念。則文法之拘。亦有所不容畏忌耳。○熙寧八年。吳越大旱。趙清獻公知越州。前民未飢。卽爲擘畫。區處由是撫循無失。纖悉具備。蓋民病而後圖之。與先事而爲計者。則有間矣。史稱劉晏始見不稔之端。若何蠲免。若何救助。先期裁量。應民之急。未嘗失時。不待其困弊流亡。餓莩然後賑之也。趙公其得斯意乎。誠當有以師法之。○趙公賑飢爲給

粟之所五十有七。又以中戶不便受賑，出官粟五萬二千餘石，平價予民，為糶粟之所。凡十有八，以便糶者。又雇民修城四千一百人，為工三萬八千。計其傭倍與之粟，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予之，而待熟官為其責償。他如設病坊，埋死者，無一不井井。其誠意可欽。其善法尤周備也。○李諫議紳權知貝州，會歲旱，百姓失業，紳大市酒務，所用薪草，貧者得以樵採，自給。而官有餘積，此意亦可師也。○高忠獻公與許同生，父母曰：前奉教造荒冊之法，甚美。顧荒之與飢，自是兩事。荒者田而飢者民，勘荒可一覽而百畝千畝，審飢則一日止三村四村，必急乘此風和日暖之候，了審飢一事，則飢民可較數而知。賑糶可相時而動耳。夫賑飢不難，于飢者必賑，而難于賑者必飢。賑者未必飢，飢者未必活。何者？以有限之財，當無窮之

冒。必不繼也。惟是隨門逐戶，什伍相稽，當時給票，據票給米，自無中間展轉弊竇。民受實惠，喫緊在此，望仁臺亟給賑票，及大簿先就興道鄉四河口為始，蓋以此鄉為最低最飢，且縉紳則有葉玄室兄之賢，住居此鄉，可相參酌，謹以票式及簿式呈覽。幸仁臺裁之，其餘勘荒勘圩，則可一舉而得，待荒冊造成行之，未遲也。○黃懋中曰：賑飢之法，往往吏緣為奸，貧者未必報，報者未必給，其報而給者，又未必貧。有司擅賑濟之名，而貧者未沾實惠。請就里中推一二大姓，任以賑事，有司第不時單車臨視，稍立賞罰科條，以勸戒之。蓋大姓受役有九利，習知貧戶多寡，不至漏冒，利一。給散近在里中，得免奔走與留滯之苦，利二。披籍而姓名穀米之數，易於查勘，利三。且以隣里之誼，不至殺雜損耗，利四。貧戶素服大姓，即有缺漏，易

於自鳴。利五。食糜各于其鄉。不至群聚喧雜。穢惡蒸而成厲。利六。大姓熟識近隣。不至攫奪。因可弭盜。利七。分縣官之勞。利八。吏不能爲奸。利九。又凶歲薦飢。民聚爲盜。少者百人。多者千人。率指高廩爲外府。鋤耬白挺。望屋而食。甚則謀呼晝剽。莫敢誰何。亟宜下令。諭以朝廷詔旨。但恤貧民。不宥亂民。凡爲亂首者。戮無赦。昔周官大司徒荒政十二。自散利薄征。以至去幾舍禁。率皆寬大之令。而獨于除盜賊。加嚴蓋。以勞民易與爲奸。培嘉穀者。去狼莠。勢不可不急也。席嘯濱曰。但須賑濟有法。自不爲盜。官長若能先發後聞。固善。卽須報請聽候。亦先通行曉告。以戢其心。無使危疑倥偬。奸民得以乘機倡亂。○顏光衷先生論救荒法。有未然之策。如務本節用。裕農儲粟。此等規畫。又極至之功。不必言矣。有將然之策。謂如有早有

水穀種既沒。則飢饉立至。當預先廣糴。他邦又檢災。傷無可生理者。貸之。隨地利可栽種者。教之。令貧富皆約食。曰。此惜福救災宜爾也。昔程珦知徐州。久雨壞穀。珦度水涸時。則耕種已過。乃募富家得豆數千石。貸民使布之水中。水未盡涸。而甲已露矣。是年遂不艱食。又各州縣有上供糧米者。先事奏請截留。而以其糶錢計奉朝廷。則米價自落。國賦不虧。蘇軾預救荒議。言此甚悉。且云。救之於未飢。則用物約。而所及廣。民得營生。官無失賦。若其飢饉已成。流殍並作。則雖攔路散粥。終不能救死亡。而耗散倉廩。虧損課利。所傷大矣。又有已然之策。則分正與權。正策。一曰。開倉賑貸。二曰。截留上供米賑貸。三曰。自出米及勸富民賑貸。四曰。借庫銀循環糶糴賑貸。五曰。興修水利。補葺橋道賑貸。令飢民傭工得食。然所貸者。每及

下戶而中等自守頭面坐而待斃尤爲狼狽又城市之人得蒙周恤而鄉村幽僻富戶既稀拯救亦缺此間亦宜周詳曲處者也大畧賑濟之法旬給斗升官不勝勞民不勝病仰而坐待倉米卒無以繼此立斃之術莫若計其地之遠近口數多寡人給兩月糧歸治本業可無妨生理也趙令良帥紹興用此法城無死人歡呼盈道又李珣在鄱陽時將義倉米多置場屋減價出糶既先救附近之民却以此錢紐價計口逐月一頓支給以濟村落一物兩用其利甚溥蓋遠者用錢可免減竊拌和之弊轉運耗費之艱且村民得錢非惟取贖農器經理生業亦可收買雜料和野菜煑食一日之糧可化數日之糧甚簡甚便此二策者俱可行也糶常平米用平價又借庫銀於多米地方循環糶糶至富民之價切不可抑之抑之則閉糶

而民愈急勢愈囂其亂可立待也况官抑價則客米不來境內乏食而上戶之粗有蓄積者愈不敢出矣昔文彥博在成都適值米貴不抑民價只就寺院立十八處減價糶米仍多張榜文招糶翌日米價遂減范仲淹知杭州斗粟百二十文仲淹增至百八十衆不知所爲仍多出榜文具述杭飢增價招引商賈爭先趨利價亦隨減此二人者見過人遠甚或恐貴糶減糶財用無出不知米貴不能多時將減糶之銀待米熟時點穀上倉已不乏矣第出納之際當覈奸賑濟之際當檢實而朝夕經營總宜盡心力爲之視爲萬民生死所在自不憚勤勞也至于棄子有收強糶有禁嘯聚巨魁必剪其萌澤梁關市暫停其稅此皆因心妙用慈祥之所必至者矣權策如畢仲游先民未飢揭榜示曰郡將賑濟且平糶若干萬石實大張

其數勸諭以無出境。民皆安堵。已而果漸艱食。飢民十七萬。顧所發粟不及萬石。以民粟繼之。而家給人足。民無逃亡。又如吳遵路令民採薪芻。出官錢收買。却令于常平倉市米物歸贍老稚。凡買柴二十二萬束。候冬鬻之。官不傷財。民再獲利。又以飛蝗遺種。勸種豌豆。民卒免艱食。又如婚葬營繕等事。皆宜勸民成之。宴樂賽願。都不復禁。所以使貧者得射為生也。至于重罪有可出之機。令入粟救贖。亦無不可。益借一人以生千萬人耳。○已上議論備矣。乃其要惟在賢守令能擔當斯民命。不委溝壑。不然法雖備。其如舉行之不力何。洪忠宣公浩為秀水錄事。遇水災。公白郡守以荒政。自任會用且盡。有浙東運常平米四萬過城下。公遣吏鎖津柵。語運官截留。官禁不肯。曰。此御筆所起也。罪死不赦。公曰。民仰哺。當至麥熟。今

臘猶未盡。中道而止。則如弗救。寧以一身易十萬人命。迄留之。未幾廉訪使至。曰。平江哀號。訴飢者旁午。此獨無有。何也。守具以對。而公得無罪。後有叛卒排門擄掠。至公門首。曰。此佛子家也。范忠宣公純仁知慶州。餓殍滿路。官無穀以賑恤。公欲發常平封椿粟。麥賑之。州郡官皆不欲。曰。常平擅支。獲罪不赦。公曰。環慶一路。生靈付某。豈可坐視其死而不救。眾皆曰。何不奏請于上。得旨而後散。公曰。人七日不食。即死。何可待。報朝廷。雖有恤民之意。亦無及矣。諸公但勿預。吾寧獨坐罪。愚謂拯濟凶荒者。須有此慈心毅力。事無不濟。○遵常平社倉法。誠心倡舉。使饑荒預有準備。

而平時未嘗擾民。

千功。發明。朱文公曰。常平法太密。令畏事者視民殍而不肯發。累年

封固。化爲埃塵。豈慮不及付民之爲便哉。正以里社不皆可任之人。道寬則計私害公。太嚴則鈞校纖密。上下相遁。害必有甚于前所云者。吁。事固自難。于難中。乃見妙手耳。○陸象山曰。社倉固爲農之利。然年常豐。田常熟。則其利可久。苟非常熟之田。一遇歉歲。則有穀而無歛。來歲闕種糧時。乃無以賑之。莫若兼置平糴一倉。豐時糴之。使無價賤傷農之患。闕時糴之。以摧富民閉廩騰價之計。折所糴爲二。每存其一。以備歉歲代社倉之匱。實爲長利也。○高忠憲公憲約條件云。社倉是救荒良法。各鄉勸縉紳及各家自造倉廩。自放自收。不可以官府與之。其法量人戶種田多少。人戶多少。以二分息。於青黃不接時借貸。又必二三十戶連名保借。欠者卽同保內人戶攤賠。小荒減利。中荒捐利。大荒連本米下熟徵催。官府給與

印信文簿。爲究治奸頑。使之可久。○以官府與。必至擾民。文移反復。給散艱阻。監臨胥吏。相爲侵沒。其入米也。留難勒索。而斛者必須使用之錢。其出米也。詭貸奸欺。而管者更有替頭之弊。或嚴其期。或徵其耗。甚則歲歉難償。而毫無通融。民畏莫領。而強以不欲。總總擾害。殆難言罄。是故稱貸惠民。而適以病民。昔人言之切矣。高公之謂不可以官府與者。其誠有深慮乎。○馮猶龍曰。今有司積穀之法。亦社倉遺制。然所積祇紙上空言。半爲有司乾沒。半充上官無碍錢糧之用。一遇荒歉。輒仰屋竊嘆。不如留穀於民間之爲愈矣。○何良俊四友齋叢說云。今之撫按。有第一美政。所惡當舉行者。要將各項下贓罰銀。督令各府縣盡數糴穀。其有罪犯。自徒流以下。許其以穀贖罪。若遇一縣有水旱之災。則聽于無災縣分通融借

貸候來年豐熟補還則東西百姓可免流亡而朝廷于財賦之地永無南顧之憂矣善政之大無過于此

◎卒有憲檄事件能設法幹辦不致擾害閭閻徵事百功

張設判同州出兵備邊州徵箭十萬根以鵬鴈羽為之價翔踊不可得設曰矢去物也何羽不可節度使曰當須省報設曰州距京師二千里如民急何萬一有責下官任其咎一日之間價減數倍尚書省竟如所請○段紉然公令輝縣是時河臣方治決河令各郡縣供埽以萬計所費金不貲民方飢不堪當事督之急公慢不應久之至檄令對簿公挾一土蒼頭囊百金去決河所治埽不旬日具入見曰如今具埽當事者怪曰何神也公為言埽編柳束土耳幸被檄來辦河上省道里費十九又督供樁木公曰木非地產

陸輸費百倍木以市便輸以水便自此至某所達河鑿所不達者較各郡縣輸木費不及十三當事者大喜口以此借箸天下可矣按此與范文正公鎮青州事相同其時河朔艱食青之賦稅就博州置場納青民大患輦送之苦而河朔斛價不甚翔踴公止誠民本州納價每斛三鍰給鈔與之委幕官輓金就博州坐倉倍價收糴齋巨勝數十道介其境則張之招商貿易時為厚價所誘運米來者山積五日遂足而所携金尚餘數千緡悉按等還民潘鱗長曰輿賦遙致本欲以濟河朔而青民病矣於此納價於彼招收既免輸餽之資轉得衍餘之給豈非兩地均便者乎故良吏之於民事也常不憚煩而其既也逸有餘矣俗吏則憚煩而其既也勞有餘矣非視民事如身家之事亦安能處之無憾如范公者哉○杜祁公知鳳陽

夏人初叛。天下苦于兵。自陝以西尤甚。吏緣以侵漁。調發督迫。至民破產不能足。往往自經投水以死。公在永興。語人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不勞而集。乃爲之區處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以次輸送。由是物不踊貴。車牛芻秣。宿食來往。如平時。而吏束手無所施。民比他州。費省十之六七。○汪應軫當武宗南巡。抗疏直諫。廷杖幾斃。出守泗州。泗州民惰。弗知農桑。公首勸耕。出帑金買桑教之。藝募桑婦教之蠶。郵卒馳報武宗。駕且至。他邑徬徨。勾攝爲具。民至塞戶逃匿。公獨凝然弗動。曰。吾與民素相信。卽駕果至。旦夕可集。今駕來未有期。而科派四出。縱吏胥爲奸耳。他邑用執炬夫役。以千計。伺候彌月。有凍餓死者。公命縛炬榆柳間。以一夫掌十炬。比駕夜歷境。炬伍整飭。反過他所。中使絡繹。恣索無厭。

公計中人陰懦。可懼以威。乃牽壯士百人。列舟次。呼諾之。聲震遠近。中使錯愕。不知所爲。公麾從人。速牽舟行。頃刻百里。遂出泗境。武宗至南都。令泗州進歌女數十人。蓋中使銜公。而以是難之也。公奏泗州婦女荒陋。且近多流亡。無以應敕旨。臣向所募桑婦若干人。倘蒙納之宮中。俾受蠶事。實于王化。有裨詔且停止。○貝恒爲東河令。在官雖小物必思及民。營繕有餘。棄廢鐵敗皮朽索。故紙之類。悉存之。工匠閒暇。令煑皮爲膠。鑄鐵爲杵。搗紙索爲穰。貯之庫。會車駕巡幸。敕使督建席殿。所貯悉濟急用。而民不費。○張愷知江陵。時大軍征交趾。所過州縣。無不遭譴者。道江陵。愷以鼎肉餉軍。一軍皆喜。總帥奇之。欲試愷倉卒。日晡。取火爐及架數百。愷命木工以方漆桌。鋸半脚。卽其中坐鐵鍋。燃火。又取火燎數千。愷遍收民家。

葦簾應之。又取馬槽千餘，愷使針工并各婦人以綿布縫成槽，綴槽口以繩，用木椿張其四角，飼馬良便。捲收前路足用。總帥嘆曰：真用世奇才。○趙從善尹臨安，宦侍欲窘之。一日索朱紅桌三百隻，限即日從。善于市中取茶桌一樣三百隻，糊以青江紙，用朱漆塗之，咄嗟而成。兩宮幸聚景園，回索火炬三千枝，限以時刻從。善命于娼家取竹簾束之，頃刻而辦。○張乖崖知益州，城中屯兵三萬，無半月糧。公知民間舊苦鹽貴，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米易鹽。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公度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糧運。帝聞之，喜曰：此人何事不能了。吾無憂矣。柴文伯曰：晚近追呼，室無寧宇，居官者能隨便設處，不以肥私橐，豈令公私兩困。○程明道爲上元主簿，河東路財賦不充，官有料買，則物價騰踴，歲爲民患。先生度所

需，使富家預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家不失息，而鄉民所費比舊不過十二三。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邊郡，所費大省。民力用舒，愚謂此惟先生可行。以其誠篤於中，而明周於事也。他人做而爲之，未有不累富民者矣。調鄆主簿，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皆狼狽失措。獨先生所部，人不勞而自集，飲食菱舍，無不安便。時盛暑泄痢大行，死亡甚衆，鄆獨無恙。嘗董役，雖祁寒烈日，不擁裘，不御蓋。時有巡行衆，莫測其所至。故人自致力，常先期畢事。異時夫伍中夜多譁，一夫或怖，萬夫競起。奸人乘虛爲盜者，不可勝數。先生以師律處之，遂迄去無譁者。及役罷，夫散，部伍猶整肅如常。嘗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以上皆見幹辦之才。具此才者，自爾規畫安詳，不致紛紛擾動。卽

此便是善政庇民。然有辦事之才。必本愛民之心。而出之。則閭閻之所以戴其德者。真有如天如地之難量矣。事當難處。偏有以主持之。心乎爲民。不憚艱阻。上有回天之力。下有出險之功。雖在乎才。而亦存乎其德耳。**附錄**劉摯爲冀州南宮令。其俗凋敝。賦甚重。輪絹匹折稅錢五百。綿每兩折錢三十餘。民多破產。摯援例旁郡。條請裁以中價。轉運使怒。將劾之。摯固請曰。獨一州六邑。被此苦。決非法意。但朝廷不知耳。遂告於朝。三司使包拯奏從其議。自是絹匹錢僅三百。綿兩十有六。民歡呼。至泣曰。劉長官活我也。潘鱗長曰。爲令者。無擔當。則民困日深。而上不見德。朝廷雖有美意。何由下逮。而民之疾隱。何自而上聞。耶。令避怒。民向隅矣。令免劾。民破產矣。明知怒且劾也。而固請焉。非仁心爲質之君子。其孰能之。○劉立之守

鄂州官歲市茶五百萬斤。時三司請益市一百萬。君上言曰。鄂人利茶以爲生。今官市之多。反以茶爲病。縱不能減。奈何增之。天子爲君許寬一年。君曰。事苟可行。何必一年。如其不可。雖寬十年。不可也。爭之不已。後卒爲君罷之。○馬人望爲松山令。歲運澤州官炭。獨被松山民。至有徹室窮窳。以避重役。不者必至捐軀蕩業。馬公哀之。爲請於中京留守。留守不許。公反覆陳論。繼以長吁涕泗。留守嘆曰。馬君爲民如此。後必大用。以事聞於朝。會詔檢括天下戶口。未兩旬而畢。同知留守怪而問之。公曰。民產若括之。無遺他日。必起人主之侈心。長厚歛之。終弊大率十得六七。足矣。同知留守謝曰。我公慮遠。吾真不能及也。○呂文靖提點兩浙刑獄。適京師大建宮觀。伐木南方。有司責限大峻。民有死於役者。又復斥爲亡命。捕繫妻

子。公上疏謂窮冬水涸。民苦挽運。須稍寬役。俟河流通快。遣卒送之。上從之。由是知其愛民憂國。遂至大用。○宗澤知掖縣。時戶部着提舉司科買牛黃。以供在京和藥甚急。百姓競屠牛取黃。不符科數。乃斂錢賂吏。祈免。澤狀申提舉司。言往遇歲疫。牛則病而有黃。今太平日久。和氣充塞。牛皆肥腩。無黃可取。使者不能詰。竟獲免。民德之。○陳霽巖知開州。時萬曆乙巳大水。無蠲而有賑。府下有司議。公倡議。極貧穀一石。次貧五斗。務沾實惠。放賑時。編號執旗。魚貫而進。雖萬人無敢譁者。公自坐倉門小棚。執筆點名。視其衣服容貌。於極貧者。暗記之。庚午春。上司行牒。再賑極貧者。書吏稟出示另報。公曰。不必也。第出前點名冊中。暗記極貧者。逕開喚領。鄉民咸以為神。蓋前領賑時。不暇粧點。盡見真態。故也。其在開州。已巳之冬。

倉穀幾盡。撫臺命各州縣動支在庫銀二千兩糴穀。比時穀價騰踴。每石銀六錢。各縣遵行。派大戶領糴。給價五錢一石。每石賠已一錢。耗費復一錢。災傷之餘。大戶何堪。而入倉穀止四千石。是上下兩病也。公堅意不行。竟以此被叅。以災年僅免。至庚午秋。州之高鄉大熟。隣境則盡熟。穀減價至三錢餘。方申撫臺。動支銀二千兩。派大戶分糴。報價三錢。即如數給之。自後時價益減。至二錢五分。大戶請扣除餘銀。公笑應之。曰。寧增穀。勿減銀也。比上年所買。多穀三千餘石。而大戶無累賠。報上司外。餘穀七百餘石。則盡以給流民之復業者。先是本州土城十五連。年大雨灌注。凡崩塌數十處。庚午秋。當議填修。吏請役鄉夫。公不許。會有兩年被災流民。聞已蠲荒糧。思還鄉井。因遍出示招撫云。亟歸種麥。官當給爾。乃出前大戶所

糴餘穀七百餘石。刻期給散。另出四五小牌。於各門一里外。令各將盛穀袋裝土。到城上填崩塌處。總甲於面上用印。倉中驗印發穀。不日之間。不役一夫。城已修完。凡具幹辦之才。又能盡心力以爲民。如公誠足爲楷模矣。

◎戢盜有法。實心釐剔。使奸宄斂迹。四境獲

安。三百功。發明。蘇頌以募盜多寡。爲縣令殿最法。謂巡檢縣尉。但能捕盜。不能使人不爲盜。能使其不

爲盜者。縣令也。且州縣物務。歲課稍虧。官仍有罰。令民。雁剽劫之害。親民官獨不可任其職乎。嗟乎。今之盜案。縣令之考成。不可謂不嚴也。而盜卒以不息。則以簿書期會之煩。役役不暇。更不能別有精神。以爲民弭盜矣。雖然。一境理亂。繫我主持。賢能之縣君。必有異於庸庸碌碌者流。固不必爲考成起見。而所以

保安地方者。誠有所不容已也。其容無法以處之乎。

附錄

昔人捕盜。有以盜治盜之法。始自張敞。後人循

襲爲之者甚多。施於偷竊等盜。無不立見其效。亦令長所當知也。○張敞守山陽。久之。渤海膠東盜賊並起。敞上書請治之。敞到膠東。明設購賞。開群盜令相捕。輒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召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轉相輒捕。吏民翕然。國中遂平。居頃之。詔守京兆尹。自趙廣漢誅後。守尹皆不稱職。長安市偷盜尤多。百姓苦之。上問敞。敞以爲可禁。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者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里閭以爲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贖其罪。罷其宿負。令致諸盜。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盜驚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糶汚其衣裾。吏先坐里閭。閱

出有污赭者悉收縛之。一日捕數百人窮治之。由是
 飽鼓稀鳴。市無偷盜。○韓褒刺北雍州。州多盜賊。褒
 至密訪之。皆州中豪右也。褒陽不知。並加禮遇。謂曰。
 刺史起自書生。安知督盜。所賴卿等共分其憂耳。乃
 悉召桀黠少年。素為鄉里患者。置為主帥。分其地界。
 有盜發而不獲者。即以故縱論。於是諸被署者莫不
 惶惧首伏。曰。前盜皆某等為之。所有夥聚姓名。及逃
 亡隱匿者。悉列簿所在。呈褒。褒藏之。榜示州門。曰。白
 知行盜者。可急來首。即除其罪。否則顯戮其身。籍沒
 其妻子。以賞前首者。旬日間。諸賊咸自首。褒取簿勘
 之。無異。並原其罪。以自新。由是群盜屏息。○王敬則
 守吳興。郡多剽掠。敬則錄得一偷。召見親屬。于前鞭
 之數十。使之長掃街路。久之。乃令舉舊偷。自代。諸偷
 恐為所識。皆逃走。境內以清。○程明道知扶溝。俗多

盜。雖樂歲亦嘗發。公在官二年無盜。廣濟蔡河出縣
 境。瀕河不逞之民。不治生業。專焚脇舟人財物。以立
 威。每歲必十數次。公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
 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使以挽舟為業。且察
 為惡者。自是境無焚舟之患。○段幻然為輝縣令。輝
 盜藪。公廉得其大首。不誅。令舉所部盜。所部盜至亦
 不誅。令遞舉所部。盡得輝盜籍之官。分攝各鄉盜。輝
 無敢為盜者。他縣有貴客出。其途盜掠之。當路捕盜
 急。公召問諸盜。一人曰。必某某也。公曰。何以知之。盜
 出小冊袖中。指曰。某近某地。某日某夜不歸。必為盜
 也。立捕得盜。歸貴客案。廣義按弭盜之法。不出于宋
 臣所謂開衣食之源。立教化之官。先之以節儉。示之
 以純朴。抑游惰。正風俗。籠取其豪傑。而不窮治其黨
 與。則嘯聚之風。庶其可息矣。王文成公曰。弭盜所以

安民而安民又弭盜之本。斯誠探源之論也。乃文成爲治特嚴保甲之法。是法也。每慮其擾動閭閻。然奉行有道。實是弭盜良規。其巡撫江右。通行憲牌云。本院巡撫地方。盜賊充斥。因念禦外之策。必以治內爲先。顧蒞事未久。尚昧土俗。永惟撫緝之宜。情然未有所措。訪得所屬軍民之家。多有規圖小利。寄往來歷不明之人。同爲狡僞欺竊之事。甚者私通峯賊。而與之傳遞消息。窩竊奸宄。而爲之盤據。夤緣盜賊不靖。職此其由。合就行令。所屬府縣在城居民。每家各置一牌。脩寫門戶籍貫及人丁多寡之數。有無寄住暫宿之人。揭于各家門首。以憑官府查考。仍編十家爲一牌。開列各戶姓名。背寫本院告諭。日輪一家。沿門按牌。審察動靜。但有面目生疎之人。踪跡可疑之事。卽行報官究理。或有隱匿十家連罪。如此庶居民不

敢縱惡。而奸僞無所潛形。○又云。本院所行十家牌。諭近來訪得各處官吏。類多視爲虛文。不肯着實奉行。恐未悉本院立法之意。故今特述所以。再行申諭。凡置十家牌。須先將各家門面小牌。挨審的實。如人丁若干。必查某丁爲某官吏。或生員。或當某差役。習某技藝。作某生理。或過某房出贅。或有某殘疾。及戶籍田糧等項。俱要逐一查審的實。十家編牌既定。照式造冊一本。留縣以備叅考。及遇勾攝。及差調等項。按冊處分。更無躲閃脫漏。一縣之事。如視諸掌。每家各令挨報甲內平日習爲偷竊。及喇唬。教唆等項。不良之人。同具不致隱漏。重甘結狀。官府爲置舍舊圖新簿。記其姓名。姑勿追論舊惡。令其自今改行遷善。果能改化者。爲除其名。境內或有盜竊。卽令此輩自相挨緝。若係甲內漏報。仍并治同甲之罪。又每日

各家照依牌式輪流沿門曉諭覺察如此則奸偽無所容而盜賊亦可息矣十家之內但有爭訟等事同甲即時勸解和釋如有不聽勸解恃強凌弱及誣告他人者同甲相率稟官府當時量加責治省發不必收監淹滯凡遇問理詞訟但涉誣告者仍要查究同甲不行勸稟之罪又每日各家照牌互相勸諭務令講信修睦息訟罷爭日漸開導如此則小民益知爭鬪之非而詞訟亦可簡矣凡十家牌式其法甚約其治甚廣有司果能着實舉行不但盜賊可息詞訟可簡因是而修之補其偏而救其弊則賦役可均因是而修之連其伍而制其什則外侮可禦因是而修之警其薄而勸其厚則風俗可淳因是而修之導以德而訓以學則禮樂可興凡有司之有高才遠識者亦不必更立法制其於民情土俗或有未備但循此而

潤飾修舉之則一邑之治真可以不勞而致今特畧述所以立法之意再行申告言之所不能盡者其各為我精思熟究而力行之毋徒紙上空言搪塞竟成掛壁之虛文則庶乎其可矣○論保甲之效者曰盜賊大半生於貧情保甲嚴則人安生理矣其各保甲宜置舍舊自新簿一本將貧情不理本業之人逐一開明報官保甲互結許令自新有力之家量給借本以資其生理不改者斥逐出境又賭博乃盜賊之門其中有有家而以賭為樂者有無家而以賭為生者宜令保甲長勿論權勢豪族等逐名開報到官嚴加懲誡又或有使拳酗酒不孝不仁之人皆許報官候官長不時訪拿以靖安風俗○朱子曰保伍法便是先王比閭保受之法都是從這裡做起所為分數也兵書言御眾以分數任是統馭幾人只分數明所以

不亂。萬仲達爲袁州萬載令。行保伍甚好。自來言保伍法。無及之者。此人有心力。行得極整肅。雖有奸細。更無所容。每有疑似無行止人。保伍不敢著。互相傳送。至縣。縣驗其無他。方令其傳送出境。迄任滿無一寇盜。○又曰。戢盜只是嚴保伍之法。保伍之中。其弊甚難關防。如保頭等。易得挾勢爲擾。當令逐處鄉村。舉衆所推服者爲保頭。○愚謂防弊誠當擇人。而保長旣已得人。則所以優崇體恤者。不可不至。官長之臨。不得煩其負弩送迎也。吏役之至。不得累其饗殮供給也。卒有憲檄取辦。不得向一人責成。致有催辦賠贖之愁苦也。保長者。所以尊其權。而非可以督其役。漢人於鄉亭之任。三老之設。俾其勸導鄉里。助成風俗。得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嘗以歲十月。賜以酒肉。或賜爵級及帛。任之旣專。優之又厚。是

以當世之士夫。皆樂爲之。如張敞。朱博。鮑宣。仇香之徒。方其微時。亦嘗爲其鄉之亭長。嗇夫。不以爲浼也。設使濫責之。以奔走承應。則爲保長者。不亦重苦累乎。所以後世之都頭保長。官府方推舉時。閭閻之間。便已擾擾紛紛。東推西諉。無不避役如仇。多方求脫。實慮及於殃禍之無窮也。故保甲之法。非實心勤敏之令君。必難以舉行。行之極易流弊。非容保長以虐民。卽困保長而弗恤。無裨風俗。徒增民害而已矣。蓋凡循襲具文。而無實心長慮。必不免於擾民。則不如不行之爲相安也。幸賢明官長。其熟計之。毋使良法而反以病民。則斯世斯民。幸甚。

過欵 地方利病。應興應釐。漫不經意。百廢莫舉。

三百過 發明程

伊川曰。今之守令。惟制民之產一事不得為。其他在法度中。甚有可為者。患人不為耳。○朱考亭曰。作縣固非易事。然盡心力而為之。必無不濟。今人多是自放懶了。所以一綱弛而眾目紊也。○呂叔簡曰。不傷財。不害民。只是不為虐耳。苟設官而惟虐之慮也。不設官。其誰虐之。正為要興利除害。轉危就安耳。設廉靜寡欲。分毫無損于民。而萬事廢弛。分毫無益于民也。逃不得尸位素餐四字。**附錄**李緝敬與楊範我曰。時事至今日。正如歲防飢而夜防盜也。惟能防而後能有備無患。故氣虛則病入。木朽則蠹生。有心人作事。常於人所忽不加意處。獨力持之。非好事也。有所事。乃可無所事耳。門下當此險阻。力持於先。事謀成于當機。固地方之福也。○魏莊渠復徐子謙郡守曰。姑蘇密邇。貴治傳誦。政聲洋洋。滿耳。夫以懇惻憂民

之心而濟之以平易親密之政。宜乎事便而民安也。郡守之職。最為親民。如欲少行其志。無以踰此官矣。然其澤有在一時者。有及於數十年之後者。有百年者。有百世者。顧其規模次第何如耳。居今之世。牽制孔多。又多簿書期會之冗。坐糜精神。不能專意於其遠者大者。然此為常人言耳。年兄豪傑士也。豈復時勢所能拘哉。充我懇惻愛民之心。盎然天地之初意。氤氳氤氳。盈滿於胸中。發而施之於政事。凡世俗之毀譽利害。休戚得喪。一毫毋使芥蒂於心。以雜我正念。集郡之賢士大夫。遠近父老。相與講求。諮議兼總。條貫次第。施行因平易之政。而更為久遠之制。因精密之政。而加以濶大之規則。其澤之所被。遠且百世。近亦百年。年兄於茲。土將廟食無窮矣。

◎下有籲陳。因循不行。或上有

檄行苟且應命者為千過徵事明道先生攝邑盛夏

塘堤大決法當言之府府稟於漕然後計工調役非
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如是苗稿矣民將何食救民
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得大熟○黃勉齋知
安慶至則金人已破光山民情震恐議修城以脩為
請于朝公不俟報即日興工分十二料先自築計其
工費若干然後委官吏寓公所督工分料主之公曰
以五鼓坐於堂濠若官人聽命以日成筭授之城成
會金人破黃州東西皆震獨安慶安堵如故繼而霖
潦巨浸暴至城屹然無損郡人德之相謂曰不殘于
寇不蹈于水生我者黃父也凡下有籲陳皆不當以
因循不行此可勸矣○侯叔獻為泥縣令縣多沒官
田地有一李誠庄方圍十里河貫其中佃戶百家皆

富舊估價一萬五千未賣時陳道古奉時相命來增
價叔獻曰郎中知此本末否李誠在太祖時為酒務
專知以官物為溢水所傷不能救護當償五千貫因
此時有人領出官銀買辦軍需以李重進反叛用兵
各料未備太祖怒令負官銀者皆籍其產而李誠實
非預領之人止因官吏一概混報耳今當減去五千
仍令誠之子孫買之以全國體道古欣然從之叔獻
乃召誠孫諭之泣謝無錢叔獻遂諭眾佃曰汝輩本
出下戶以得李庄利遂能大第高廩變為豪民今官
賣此田而李貧無力如為他人所得勢必撤廩拆屋
離業豈容汝輩復享厚利耶曷若百家奏錢代李買
之李後收穫還爾則田復歸李氏汝等亦得佃種久
遠兩獲其利矣爾能如此我當為爾寬限零收眾皆
拜曰願如公言凡上有檄行皆不當以苟且應命此

可法矣。○董韶儀曰。一為民牧。一方生靈。皆繫於我。庶幾夙夜焦勞。靡懈厥職。民之所樂。我則遂之。民之所苦。我則除之。縱不能智慮畢周。躋斯民于衽席。然我為官一日。自當盡一日之職。於以答上天之心。慰生民之望。為民牧者。誠不敢苟安者也。○楊文靖公曰。古人於民。若保赤子。赤子無知。則固不察利害。所在。教之趨利避害。全在保者。故凡事疑有後害。而民所見未到者。當與他做主。始得州縣近令。勸誘富民。買鹽。百姓名一入官。以後便不可脫。為民父母。豈可暫時罔之。使之終身受其害。至哉仁言。按聖賢之愷悌恤民。未有不深心遠慮。若此者。昔明道先生知扶溝。朝廷遣使括牧地民田。當沒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契券。以自明。詔改稅作租。聽賣易如私田。民乃服。先生以為不可。使至謂先生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

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稅。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言使者當以仁厚為心。不可使已以害人。其人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命也。錄此。正欲使苟且不顧民者。惻然念之。○東萊先生官箴曰。當官處事。常思有以及人。如科率之行。既不能免。便就其間求所以使民息力。不使重為民患。其益多矣。熙寧中。新法方行。仕者皆欲投劾而歸。康節先生謂諸門人。故舊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明道先生亦有斯言。豈非聖哲之用心乎。為官者能存此意。斯民其大幸矣。○私見創法貽害一方。百過害深者。准事倍論。薛文清公曰。法者。因天理。順人情。而為之防範。禁制也。當以公平正大之心。制其輕重之宜。不可因一時之喜怒而立法。若然。則

不得其平者多矣。附錄成化初邢宥為蘇郡守。以民多隱田。立丈量之法。有投邢守詩曰。量盡山田與水田。只留滄海與青天。如今那有閒洲渚。寄語沙鷗莫浪眠。邢為廢法。近時青浦縣以丈量一說。而民之隱受害者。不知其幾。一令耳目。豈能周察。其間弊竇紛煩。大率豪猾為奸。鄉愚多累。究竟夙弊難清。徒見勞擾百出。所在嗟怨。當事者後悔無及。去任之後。歷久遺殃甚矣。創造一事。若是其宜謹也。邢守何其能受言哉。○鄭昨非曰。凡奸猾吏胥。不利無事。無事則法行令熟。何所生釁。故往往以為國興利之說。慫諛官長。而增丁覈餉。及稅畝丈量。種種而起。上開一孔。下鑽百竇。納賄一身。叢謗上人。城郭富家。猶能支吾。若山谷僻陋。目不識文。告耳不辨官音。舌不解敷陳。見里長。則面色青黃。望公門。則心膽戰驚。稍有桀驁。皆

得望風索騙。於是獄訟日滋。愁怨日積。而太平索然盡矣。吁。豈無有心人而坐此者哉。

◎舊例

相沿。知為民病。不肯革除。

小事十過。大者倍論。發明或以已之利便存焉。私而

不肯革。或以法之通變難焉。怠而不肯革。皆不恤蒼生。有愧民牧者也。莊渠先生曰。士大夫為官。須視民如痛肉。一般。自然上帝默祐。斯言誠懇惻矣。

教化

居官之四總論。蒞官治民。教化之功最大。教化之事最難。徒循具文。詎有益也。必日與小

民相親。不啻父師之於子弟。鼓舞勸戒。諄諄不忘。格之以誠篤。動之以歡忻。庶幾頑敝之俗。乃有以興起乎。古云。民善由于民富。此說誠然。今吾觀于功過格白文。如所云。敦本務農。秉禮立教。令人翕

然守勤儉之訓以保康樂則知俾民富給又未始不在于教化深長耳

功欵 境內各鎮各村逐處留心訪察其有孝友廉靖者

賢良方正者尊禮而播揚之以為表帥興起斯民須

確切誠至一人十功徵事史惺堂先生為汝寧太守

力行教化復天中書院以講學民文姓者以錫為藝

事母孝兄弟四人不分居先生召旌之唐孝兒者乞

人也乞得食先進母母坐于上孝兒侍于旁口歌手

舞以樂之先生召而率僚屬拜之曰吾輩不如也孝

女者父五女而無子三姊嫁矣二女誓不適人蓬頭

跣足力耕躬食以養父先生往拜之女已五十餘白

髮垂垂不知答拜行部確山至明倫堂率縣令拜學

博曰吾子弟師也敢不敬督學楊公至郡先生請脉鄉約復請往拜某節婦以勵風俗楊公慨然從之其

篤于化民如此附錄呂思誠嘗行田至劉智社民李

愬其弟匿羊思誠叱之退有王青者兄弟友愛思誠

造其家取酒勸酬歡如骨肉李之兄弟各悔過析居

二十年復還同爨○徐子與曰表揚勸興須如此至

誠懇切乃有以感動人心今者旌善之典濫冒不足

重輕即真有實德至行亦不過例給匾額視為具文

友令承受之家有一番擾累宜其冥然

無所勸也天下事孰有不誠而立者哉

◎奸蠹棍徒

必置重法毋令虐民 一人十功發明高忠憲公憲約

條件云惡人者良民蠹賊蠹賊

去而良民始安凡天罡地煞打降把棍之類訪其首

惡重治仍籍之于官使禁其黨類一有黨類詐害良

民者并其首治之。徵事楊繼宗守嘉興有二勢人子。由醫官謀署縣篆大竊帑金莫敢誰何公至收治追金論死勢人子賄當路求脫當路詰公曰失主何人也公曰朝廷即失主又曰原告何人也公曰知府即原告當路語塞竟論死。○虞延令雒陽時外戚陰氏有客王成者嘗為姦盜延收拷之陰氏屢請獲一書輒加笞二百信陽侯陰就乃詣帝譖延冤枉帝乃臨御道館親錄囚徒延陳其獄狀可論者居東無理者居西成欲趨東延前執之曰爾人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薰燒今考實未竟宜當盡法成大呼稱枉陛戟郎以戟刺延叱使置之帝知延不私謂成曰汝犯王法身自取之訶使速去後數日伏誅於是外戚斂手避之。○程元素曰奸棍敢以虐民未有無所恃者縣官而有畏忌之心則每不敢如何公然聽其肆暴而

民之憔悴無可控愬矣嗟嗟安有為父母者視其子之受虐而漠然不思拯救之子命其安托乎是故心乎恤民者必以鋤奸為任當其根深蒂固威權震壓不憚以一官而與之爭蓋為民之心切則身且不恤遑恤其官惟如是而乃可以去豪強乃可以庇黔獨仁人之心其誠有不容已者哉。附錄段秀實為涇州刺史時郭汾陽子晞為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惡者率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群行丐取于市不嗛輒奮擊折人手足椎釜鬲甕盎盈道上把臂徐去至撞殺孕婦人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段公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某誠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候命某能為公已

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酒流溝中。公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槊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公曰：無傷也。請辭于軍。孝德使數十人從，盡辭去。解佩刀，選老嫗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公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因見晞，曰：副元帥勳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為暴，暴且亂，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必大亂。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敢不從命。叱左右皆解甲散還。殺公曰：吾未晡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旦日來，還臥軍中。晞戒候卒擊柝衛之，旦俱至。孝德

所謝邠州由是無禍。徐子與曰：哉！奸禁暴以庇民者，安可無此義勇。

◎境有變亂之憂

能因機消弭勸諭革心

三百功徵事

張綱守廣陵，劇

前守之任，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以行。既到，徑造嬰壘，以書諭嬰約。與見嬰，出拜謁。綱延嬰坐，綱曰：前二千石多肆貪暴，致爾等憤憤嘯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汝等為之者，亦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來，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罪相加。此誠轉禍為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怒，大兵雲合，豈不危乎？嬰聞而泣下，曰：荒裔愚民，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今聞仁明之言，乃嬰等更生之日也。次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綱復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為樂，散遣部眾。

任其所之親爲卜居宅相田疇子孫欲爲吏者皆引
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帝聞之欲擢用綱而嬰等
上書乞留乃許之綱在部二年而卒綱自被疾吏人
咸爲祠祀祈福皆言千秋萬歲何時復見此君張嬰
等五百餘人制服行喪送到犍爲負土成墳○晉江
適爲令深山中有亡命數百家恃險爲阻前後守宰
莫能平適到官召其魁帥厚加撫諭旬月之間襁負
而至適嘗曰悖逆之民可以恩結無知之衆可以理
諭况百姓好治而惡亂喜安而惡危苟免飢寒疇思
兵刃乃朝廷旣煩其賦賑郡邑復益其徵求不得已
而劫奪以謀生是求活也非求亂也當事欲盡舉而
殺之匪特有傷仁愛彼又誰甘斂手以就斃哉○山
陰祁承燠知宿州有弭變紀畧云宿州有白塔山多
石炭民向不知採也萬曆乙卯間有流民過焉掘草

根爲食遍山得煤以獻州之有山者由是山主貸以
貲令事採鑿役屬使之旣而其徒相率以來者日益
衆其黠有力者稍稍欲自雄數開釁於山主山主乃
相約不以粒米升酒資煤徒而復令市販不得相貿
易煤徒大窘時擁衆而強索遍及村墟州民遂哄然
指爲作亂赴州告變無虛日祁默籌之數千羣逞之
輩臨事一不當機流禍地方不淺先發告示擇里老
中素爲其所信服者二人捧示諭之大意開導其情
申飭以法謂流民出力居民出財事固相須但人衆
則囂必有法制始爲永圖令推擇保甲而仍擇居民
之信實者爲牙儉以便貿易與以安其心而徐爲之
策也俄有居民持錢市煤以爭價相競撒其錢不與
煤又適有外商策騎入山中羣惡少復烹其驢食之
於是州民與外商絕迹不至而流民益大窘且自知

釁不可解。益備臂棍鐵圈諸物以自衛。告變者益急。縉紳父老及僚屬與衛弁無不力言當率民壯鄉兵。及早撲滅。祁笑曰。公知此輩爲衆幾何。若以法制之。常論只一老卒懷尺符可懾也。若以事變叵測論。以彼數百千畏刑逃死之人。果將束手就擒乎。抑挺而走險乎。萬一我有損傷。褻威裂法。固不可言。夫縱而養亂。與激而成變。皆守吏之所不爲。余料此輩斷不能爲亂。諸君毋惶惑以搖人心。惟更令耆老申之以保甲。惕之以生死。越數日。上臺聞之。無不惓惓爲慮。時州民固惟恐流民之出而焚掠。流民亦惟恐州民之入而擒捕也。誓相團結。如蜂屯蟻聚。相持益堅。乃一二奸民。又日相鼓煽。妖言四佈。州民日揭逆名牒。送州。祁一切焚之。不以視。蓋心知其不能爲大逆。而思因機以解散之。適赴按院檄召。因嚴諭捕官。并握

衛篆者。斷不可聽。州民言。輕捕一人。捕必有變。比趨郡。而捕官與衛弁之飛報。一日三至。蓋以流民乘守出。有入城探視者。爲州役所物色。而鄉民亦陸續捕送十餘人。遂有浪傳流民欲率衆奪獄者。人情洶洶。四門皆晝閉。而道路紛紛。謂宿州煤徒亂矣。祁乃亟回。卽令盡開城門。徐取諸人鞫狀。皆叩頭曰。死罪有之。然寔不敢爲亂。煤久不售。困餓彌甚。貸米而人不與。反爲所擒。因問煤今何在。曰。露積各水次。祁乃曰。強搶法自當死。然使遵法者坐視露積之煤。而枵腹就死。非情也。今民旣不售。吾官爲鬻之。汝輩卽以此爲路貲。歸鄉可也。卽不然。遵前示。聯保甲。與土著爲一體。亦無不可。但久聚而不散。情形涉于抗上。吾卽以若輩數人梟諸市曹矣。卽于案間取木牌四面。用硃筆書之。大意謂犯法無可生之路。有煤無坐餓之

理。今官府發錢買煤。爾等鱗次聽給。願歸者。卽去。欲留者。報名在官。分派各里中。酌與荒地。量授牛種。成熟徵租。卽呼前所擒者。命荷牌以往。復令小吏備誦牌中之語。令之記熟。口諭流民之不識字者。且戒之曰。汝持牌可遍傳吾意。仍執牌以復我。我貸爾罪。倘衆人俱盡散。卽與俱往。吾不問也。皆感激垂涕而去。復戒里老傳語居民。倘煤徒取道還鄉。而敢逞忿擅捕一人者。罪弗宥。仍令執牌者先往。賚錢者稍後。及山。皆歡呼喜出望外。因驗煤給錢。而其中稍黠者。互相計曰。吾向者恐州主之不我宥。而又知居民之不我容。故寧聚而圖生。毋散而就死。今日卽吾輩再生之會。且居民之意不可測。不如乘散錢之際。可以脫身。初時二三人相率下山。衆猶恐爲地方所捕。徐之。知其無阻也。又百餘人繼之。稍間。復千餘人繼之。未

及晡。而流民之散已盡矣。次日縉紳父老入見。皆再拜。因問曰。使君何以能令三千亡命。散不崇朝。且當民情岌岌。而使君又何以必其不能成大變。祁曰。亂必有形。機難預擬。卽小小寇盜。亦必有一人焉。爲之魁。而此輩惟團結如蜂蟻。且臂棍與鐵圈。亦非臨陣之物。蓋此輩自防之意多。而稱亂之意少。讐鄉民之意多。而抗官府之意少。惟急之則困獸之鬪。事不可知。緩之斷不能流毒一方。不惟不敢。亦不能也。若散之之法。惟在意曉。而難以明語之。旣陽示以可生之機。而陰留以脫身之路。則流民必有黠者。自計及爲脫身地。惟得此一二人爲之倡。衆相效尤。如久壅之水。畧有一隙之導。自湍決而不可遏。蓋境與機迫。彼亦不暇轉展爲別念也。余所以爲地方堅持者。以此。祁公又曰。余于煤徒一事。而益信天下事不可不持。

重以審機也。余何能為消弭計。獨始終不令屠戮一人。在流民固自以為無必死之條。猶可求生在官府。亦以為無犯上之逆。可施操縱。故一與以生路。而群情渙然。如水趨壑。職此之故。不然。拒捕而有所傷。與擒勦而有所戮。即欲屈國法而行駕馭。不能矣。○廣設義塾。宣布鄉約。不循

虛文期於實興教化。丕變民俗。

三百功。徵事。韓延壽守潁川。吏民相告。訐

多怨讐。延壽欲變其俗。乃教以禮讓。歷召郡之長老。為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問民疾苦。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咨之畧。長老皆以為便。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畧依古禮。不得過法。百姓遵用其教。潁川大治。○梁彥光刺相州。深慮俗弊。徧立鄉校。以已秩俸延名師大儒。非六經不得

教授。每以季月召集。親臨策試。察其勤業者。升堂設饌。其餘並坐廡下。有好爭訟惰業無成者。坐之庭下。設以草具。進及大成。當舉行賓貢之禮。祖送郊外。資以財物。於是人皆刻勵。風俗大改。有滏陽人焦通。性酗酒。事親禮闕。為從弟所訟。彥光弗之罪。將至州學。令觀孔子廟中。韓伯俞泣杖之像。通遂感悟。悲愧若無所容者。彥光訓諭而遣之。後改過力行。卒為善士。吏民感悅。○程明道令晉城。正己率物。教民以禮義。民有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奸偽無所容。凡孤癯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塗者。疾病皆有養。因立鄉校。凡六十餘所。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以咨訪民瘼。其兒童所習書。皆親為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

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聯鄉民爲社會。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耻。○張橫渠令雲巖其政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年高者會於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儀。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誡子弟之意。嘗患文檄出不能盡達於民。每召鄉長於庭。諄諄口諭。使往告其間。里間民有因事至庭。或行遇於道。必問某時命某告若曹某事。若豈聞之乎。聞則已。否則詰責其受命者。曰何慢不傳告也。故一言之出。雖婦人孺子無不預聞。俗用丕變。諸晉三日。卽傳命一節。可見公教民之勤勞用心也。豈徒循故事而已乎。○張天祺令蒲城。蒲劇邑民悍不畏法。鬪訟寇盜倍他邑。時令長以峻法治之。奸愈不勝。公悉寬條禁。有訟至庭。必以理教諭。使無犯法。間召父老使之教督子弟。服學省過。作記善簿。民有

小善悉以籍之。月吉以俸錢爲酒食。召邑之高年。聚於縣庭以勞之。使其子孫侍。因勸以孝弟之道。不數月邑人化之。訟獄自衰。去之日。遮道送不得行。父老曰。昔者人以吾邑之人無良喜。訟自公來。民訟幾希。是惟知吾邑民之不喜訟也。言已。皆泣下。○劉子澄判鄂州。作諭民書一編。首言畏天積善勤力務本。農工商賈皆有勸教。詞意簡直易從。邦人家有其書。訟庭日清。每因月講具酒餼以燕諸生。相與輸情論學。設爲疑問以觀其所嚮。徐示先後本末之序。來者日衆。則增舍居之。旁邑皆聞風感動。附錄 莊渠先生論民文曰。凡有不相親睦。及爭財異業等項。以每月朔望兩日相會。里人于社。里有過失者。許自陳說。或族長隣人陳說。如小事有不平者。衆人勸戒處和事。關大惡者。衆人明言責救。如有不從。擇老者數人同

至某家責勸再不從許地方隣人同族長赴該衙門呈治如有互相容忍不行勸責呈治者事發之日一體究論愚謂縣令行此令人簡訟息事豈惟利民于官府有大益云○舉行鄉約與舉行保甲相表裏其事切其效廣惟精勤者能為之○**聖廟學舍繕修完整**百功廣義高條件云境內凡有古先聖賢及祀典所載山川祠宇敝壞者當即時修理完好者仍要掃除潔淨關守祠門不得容人堆積雜物坐臥作踐四方過客瞻拜有識者常以此占州縣官之品何可忽也○**愛**

重斯文飭厲士習

百功徵事文翁守蜀蜀地僻陋民者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又興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為除更

絲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飾行者與俱使傳教令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為學官弟子由是大化○蔡襄知泉州為政精明知其風俗善調停之禮其士之賢者以勸學興善往時閩人專以詞賦應科時周希孟以經術傳授學者常至數百人襄為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為諸生率延見處士陳烈等尊以師禮而陳襄鄭穆方以德行著稱鄉里皆折節下之其子弟有不率教令者條其事作五戒以教諭之風教大振○楊繼宗知嘉興待郡邑學官悉優以賓禮賓與宴必列學官上坐曰吾為郡父母諸君則教我子弟者也○可與屬官班哉其有倦教則亦誚讓之曰有司廢法貪墨害止一時然未嘗不受天道之報學官不能盡心教人致誤人家子弟其害尤甚天道報應他日又將何如哉○**敦本務農禁**

絕游惰使境內之民樂耕勤業

百功徵事 召信臣長

商販不田作歲中仰糴他縣信臣憂之乃設為科禁抑商賈重畊農令民保伍率耕春至躬行田畝省民勤怠勤者勞之怠者厚罰婦女有不事耕織者乃萃其父老切責之親督制田器織具令各種桑以蚕種麻以績吏民殷富戶口增倍民稱召父徐子與曰勸課農桑極是令長要事然行此者必屏騶從煦然與民相接不費人一啜一杯斯不擾動而實能惠民也○龔遂治渤海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春夏課耕耘秋冬課收斂勞來循行郡中皆有蓄積吏民殷實獄訟息而民皆樂業○黃霸守潁川為條教置父老帥師伍長班行於民間勸以為善防奸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養

畜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釋霸周知境內情事宛同一家無微不至悉吏稱神明然霸力行教化務在成就安全斯真賢守宰之楷模也後人有意觀法正當思所以推行之方蓋必心專慮殫而後經理畢周苟不用一番勤勞而欲奏美效于民間容有異乎○胡敬齋先生曰盜賊之生皆因民無恒產與教化不行既遊手無業又無禮義以維持其心至飢寒所逼鮮不為盜又曰歷觀為盜者多是游民懶惰者為之強者為強盜弱者為竊盜故先王必禁游民使之有業效勤為先也附錄真西山先生官隆興有勸農文曰太守被命來守此土兩月於茲矣閭閻之利病田里之疾苦朝夕訪問不敢一日忘今者春行視農獲與爾父老周旋於郊外敢竭誠意與父老言夫勸農故事也然知勸農而

不知去其害農者亦文具而已矣。近者約束十條亦既禁止一害尚存。太守斷不敢自安。使爾農有愁歎之苦。汝農亦宜盡力以務本。謹身以節用。與其怠惰而飢寒。何如勤苦而溫飽。與其奢侈而困窮。何如儉約而豐足。有弟子當教之以孝。義有婦女當課之以蚕織。兄弟宗族恩義至重。不可以小利致爭。鄰里鄉黨緩急相須。不可以小忿興訟。喜爭鬪者殺身之本。樂詞訟者破家之基。賭博乃偷盜之媒。耽酒是喪生之漸。凡此數事為害至深。有一於此必致禍敗。父老其以此意徧諭。使更相勸勉。庶田畝闢百穀豐。家給人足。風俗近厚。則爾農之利也。亦太守之願也。

◎秉禮立教使民婚喪葬祭

皆有品制一洗浮靡

三百功。徵事。孫覺知福州閩俗厚於婚喪尤酷信風水男女有

垂老而不能婚者喪有相繼而不能葬者覺乃曉以禮義裁以中法使富家不得過百緡令甫出而婚娶者數百家葬埋者費減十之五民便之。○蔡襄知泉州俗重凶事喜奉浮屠會賓客以盡力豐侈為孝不然則深自愧恨為鄉里所羞而奸民遊手無賴子貪飲食利錢財往往至數百千人至有親亡秘不舉哀破產辦具然後敢發喪者有力者乘其急賤買田宅貧者立券舉債至終身不能償襄曰弊有大於此耶下令禁止其巫覡主病蠱毒殺人之類皆痛斷絕俗大化。○朱文公知潭州奏除屬縣無名之征歲免七百萬以俗未知禮教因采古喪葬嫁娶儀制揭以示民命父老傳訓其子弟拆毀淫祠男女聚僧廬為傳經會先生悉嚴禁而俗革。○莊渠先生諭民文曰夫四民之家有千金之產者有一金之產者奢者以千

金而不足。儉者以一金而有餘。何也。奢者勉強隨人。妄用無節。雖有千金。亦必至於困窮。儉者隨分守已。節用省事。所以一金之家。反能長久而不困窮。今之四民。每每如此。聘禮則虛彰儀物。嫁女則多耀搬粧。只取一時好看。不思後日有無。此愚偽之俗。禍敗之機也。何不反奢從儉。以圖長久受用。不致立蹈窮亡。古人云。人能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此言極有理。願爾民思之。念之。○又告示南雄府禁約二條。一云。婚姻儉約從禮。則男女各得及時。今南雄成親。女家父母兄弟姊妹。俱送至壻家。或中途設宴。男女喧嘩。或同送及門。尊卑混雜。晝則宰牛燕會。夜則聯床燕飲。壻家貧不能具酒食。遂至長大不能成親。最為醜陋之俗。有司宜嚴加禁革。教以親迎之禮。不許女家親戚陪送。違者罪其家長。一云。送終人道大變。南雄民

有父母之喪。皆不以衣衾棺槨為重。惟務供佛飯僧。或暴露屍形。而動經數日。名曰保奏。或廣開壇醮。而直逾五旬。名曰過七。有司嚴加禁革。責令遵行喪葬家禮。◎嚴禁賭博演戲迎神

賽會

何人。每當夏月日。輿蓋街遊。與各廟行往拜禮。

其執事扈從。旌旗夫馬等。與撫按出巡同。帖用寅弟寅侍生之稱。封條用察院都察院。會飲用戲。餚品供具。極水陸之珍。其茶酒皆從神口入。隨從神大小竅出。人爭接食。以為壓災。至請酒舉箸。兩神雖假左右手口。為之酬酢。然亦不勝其提掇之苦矣。褻神惑俗。莫此為甚。坐間一神。髻上簪茉莉花。一神。髻無其從。急覓花至。髻又無孔。乃以錐貫之。未及半而頂裂。乃用帕束神之首。詭語曰。老爺傷風。急乘煖轎而歸。其

狎戲如此可笑也。又有府城隍會，每歲三出虎丘，雖緣厲祭而設，費亦不貲。是日男女樓船簫鼓，無萬數計，最可恨者，有種愚民，自械桎梏，甘受刑杖，以為免罪。長人者何不乘此機會，摘其隱罪，如其杖而懲之，亦未始非神道設教之意。又七月三十，或二十九，開元寺點肉燈會，其狀甚褻，是日男女混雜，亦不可言喻。誠采而釐正之，真扶世之大化也。○潘鱗長曰：今世俗僧，每每串地棍，做臺戲，為葺殿之舉，此不過倚佛為名，為誘良賭博之場耳。長人者恬不知禁，且樂給珠示，為之勸斂，藏奸構訟，為害非小。佛受暴斂之虛名，民罹剝膚之實禍，地方叵測之憂，當有不期而至者也。今不特戲會宜禁，即茶坊酒肆，簫鼓樓船，能一槩痛革之，不惟地方受福無窮，長人者亦絕慮於叵測矣。

◎嚴禁巫覡惑溺愚

民非法淫祀

百功徵事 西門豹為鄴令，鄴三老廷掾

者，即聘取洗沐張絳幃，浮河而沒。俗言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溺，豹欲變其俗。乃曰：至期吾亦往送。豹至河上，官屬豪長父老皆會。豹曰：呼婦來，既見，豹曰：是女不佳，煩巫姬入報河伯，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令吏抱巫姬投河中。有頃，曰：何久也。復以巫弟子投河中。凡三，豹曰：是皆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入白之。復投河中。豹簪筆，磬折嚮河，立待良久。傍觀者皆驚，恐豹顧曰：巫姬三老不還報，奈何。復欲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流血，色如死灰。豹曰：且俟須臾。須臾，豹曰：廷掾可起。河伯不娶婦矣。吏民大驚，恐自是不敢復言河伯娶婦。○韓鑄授饒州路，俗尚鬼，有覺山廟者，自昔為妖，以禍福人，民事之甚謹。鑄

到撤其廟宇沉土偶人於江並毀其淫祠與祀典不合者人皆驚服○潘鱗長曰愚民無知易惑難曉而射利者復以禍福之說乘之遂使禱祀紛紛營建不一疾病則事巫而廢醫生則以為神之功死則以為求之未至齋僧過於父母施捨昧其力量嗟此貧民賦斂去其三官吏縉紳鬼神僧道去其六而餘此一者則父母妻子朋友族黨取足於其中噫盡矣夫稅歛不薄則田疇雖易無益也然時實使然亦付之無可奈何若夫食之以時用之以禮此在小民可得自主者庶幾藉此少延殘喘特無人為之教勸極力點醒焉耳有牧民之責者宜何如也附錄莊渠先生諭民文曰禁止師巫邪術國有明條今有等愚民自稱師長火居道士及師公師婆童子之類大開壇場假畫地獄私造科書偽傳佛曲搖惑四民交通婦女或

燒香而施茶或降神而跳鬼修齋則動費銀錢設醮必喧騰閭巷暗損民財明違國法甚至妖言怪術蠱毒採生與鬼道以亂皇風奪民心以妨正教弊固成於舊習法實在所難容爾等愚昧小民不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且如師巫之家亦有災禍病死既是敬奉鬼神何以不能救護士夫之家不祀外鬼邪神多有富貴福壽若說求神可以祈福免禍則貧者盡死富者長生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今幸政化一新汝四民合行庶人祭先祖之禮毋得因仍弊習取罪招刑禁約之後師長火居道士師公師婆聖子尼姑及無牒僧道各項邪術人等各赴府縣自首各歸原籍另求生理買賣故違者拿問如律治罪

奢俗崇尚儉樸

百功發明徐伯同曰適國邑見里巷無倡優市廛無奇巧此非其風俗素

朴厚必長吏政教有本也。○高忠憲公憲約有云。州縣官表率一方。宜先簡儉。以挽侈靡之俗。即燕會名刺。不可以為小事。漫從流俗。當照憲規。刊刻小約。與本地縉紳彼此遵行。節財用於易忽。移風益於不覺矣。○魏莊渠公答王郡守曰。來諭禁奢靡。息爭訟。此誠今日對病之藥也。如某之愚。更願明公以書請於鄉士大夫。相率以儉。共成禮俗。以為民表。富民能節儉好禮者。勞之。擇其犯分尤不率教者。或使郵其宗族鄉黨。或督之開墾荒田。而官無所利焉。小民庶其風動乎。乃若倡優賭博。搬戲雜劇。男女遊山燒香。此尤風俗大蠹。願為之厲禁。犯則峻治之。

◎禁溺女惡俗。百功徵事。喻仲寬知順昌。閩人生子。纔過三數。臨產即先具盆水溺之。謂之洗兒。建劍尤甚。公作戒殺子女文。召諸鄉父老為人信服者。

坐廡下。置醪醴。親酌飲之。出其文。使歸勸其鄉人。不半年。所活已千數。民至以喻字名子。○賈彪為新息長。小民困於貧。多不養子。彪嚴為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公出案發。掾吏欲引南。公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致其罪。城南賊聞之。亦回縛自首。不數年。人養子者以千數。僉曰。此賈父所生。遂以賈名。○蘇東坡與朱鄂川書曰。王天麟見過。言岳鄂間。民間子女多者。輒以水浸殺之。其父母亦不忍。常閉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益。伊嚶良久。乃死。有神仙鄉百姓石揆者。浸殺兩子。後其妻一產四子。楚痛不堪。母子俱斃。報應如此。又鄂人有秦光亨者。今已及第。為安州司法。方其在孕也。其舅陳遵。夢一小兒。牽衣投訴。兩夕皆然。其狀甚急。遵念吾姊有娠。將產。而意

不樂多子。豈以是乎。急往省之。則此兒已在水盆中矣。救之得免。準律故殺子孫。徒二年。公宜召邑令以下。正告以法律。仍錄條曉示。召人告官。以犯人家財給之。若客戶。則併責及地主。此風庶可變易。◎

禁屠宰耕牛

五十功。附錄。高公憲約有云。宰殺耕牛。粘網飛鳥。當設法嚴禁。亦仁政之一端。

近江南有以鳥銳射彈飛鳥一發。輒斃多命。尤為殘忍。所當嚴禁。

◎能鎮持一訛惑。

以定民心

二十功。徵事。程可久知龔州時。宜獠區希範既誅。鄉人忽傳其神降言。當為我南海

立祠。遂迎其神。道出龔。公使詰之。曰。北過潯。潯守以為妖。投祠具江中。逆流而上。守懼。乃更致禮。公使復投之。順流而去。其妄遂息。徙漢州。宴開元僧舍。酒方行人。譁言佛光現。觀者騰踐不可禁。公安坐不動。曰。

如再放。可取來看。頃之遂定。○明道先生為鄂主簿。市僧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競往。晝夜雜處。莫敢禁止。先生戒市僧曰。俟後現。必先白。吾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又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蜴蜥而五色。自昔嚴奉。以為神物。先生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張乖崖知益州。民間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男女。公召諸捕。曰。訪市肆中。有人向為鄉里害者。必大言其事。即立收。以來果得之。遂戮於市。即日帖然。公曰。妖訛之興。疹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厭勝也。

過欵不察訪奸蠹棍徒姑息縱任為害於民

三百過徵。事。楊紘除

江東按察使。嘗曰。不法之人。不可貸去。之止不利一家耳。豈可使鄰邑千萬家俱受害耶。聞者望風解去。

○陳處父知南豐。絕私謁。著公廉。條綱整飭。四野肅清。嘗曰。為治者。宅心不可不寬。持法不可不嚴。視民如傷。吾嘗有愧先民。然苟犯三尺。吾弗敢貸。邑有慣習。文法擾害平民者。其辭支蔓。不可辨詰。往令莫能制。處父發其夙姦。抵以重辟。稱為神君。○陸象山曰。古人未嘗不言寬。寬者君子之德也。然有不仁不善。而不有以禁之。治之。去之。則善者不可以伸。仁者不可以遂。是其去不仁。乃所以為仁。去不善。乃所以為善也。是故大舜有四裔之罰。孔子有兩觀之誅。善觀大舜。孔子寬仁之實者。於四裔兩觀之間。見之。近時之言寬仁者。不究寬仁之實。而徒欲為容姦。屢慝之地。以不禁奸邪為寬大。以縱釋有罪為不苛。則為傷善。為長惡。為悖理。為不順天。殆非先王之政也。◎不振興斯文。士風掃地。過百

徵事 王獵為藍田尉。府使之掌學。諸生有犯法者。獵自數責。以為教之不至。屏出之。府帥意其私。捕生下獄。獵前曰。此特年少。不率教耳。置于理。不足以益美化。恐適貽士類辱。帥悟而喜曰。吾慮初不及此。即釋生而待獵益敬。○余中丞治譜曰。諸生即有一二不肖。須為眾人惜。體面切不可窘辱太過。波及父兄妻子。此不惟全斯文之體面。收一時之人心。亦可觀我輩心行。諸生為他人言事。此是無耻。若父兄弟之事。亦是至情。州縣亦須委曲。凡事從寬。諸生之父。非大故。不可加刑。亦培植斯文之一事也。又曰。諸生少。有進取之望。必自愛惜。其出入衙門。武斷鄉曲。脅制有司者。非日暮途窮之人。則惡少不知一字者。既不事詩書。無心進取。但三五成群。打街罵巷。捏造歌謠。習以成風。此風不止。宜當堂面試。如文理不通。將始

末事情。同原。作申詳學憲。

涇渭清。士風益以振耳。

◎濫舉鄉飲

鮑次范曰鄉

飲之設。所以尊賢敬老。風勸庶民。為典綦重。今則濫觴已甚。致令閭閻。皆知其為遊戲。而富民之家。甚或出賄以求免焉。不惟不以為榮。而且視以為累。嗚呼。尚忍言哉。惟賴真誠秉教之令君。振興而挽救之。庶

幾古風。其復見也。

◎奢俗浮澆。踰越禮法。不思率先化導。禁止其非。

百過發明

羅文莊公曰。制度立。然後可以阜。俗而豐財。今天下財用日窘。風俗日敝。皆由

制度隳廢而然也。故自衣服飲食宮室輿馬。以至冠婚喪祭。必須貴賤有等。上下有別。則物無妄費。而財可豐。人無妄取。而俗可阜。此理之不易者也。然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是在長民

者而已矣。附錄辛公儀刺岷州俗甚畏疾。一人有疾

闔室避之。即父子夫妻亦不相顧。公儀欲變其俗。凡有病者。悉輦置廳事。親自按摩。昕夕對之。理事所得俸秩。盡市藥醫療。躬視其飲食。於是悉瘥。乃召其親戚子弟而曉之曰。死生有命。脫若相染。吾死久矣。汝等勿復疑之。諸病家皆感泣。慚謝而去。合境呼為慈母。潘鱗長曰。辛公化民精神。全在親自按摩。捐俸市藥。躬視飲食一段。到得悉瘥。然後召而曉之。百姓已先感悟一半矣。凡欲感人。使人信我之真者。未有不由於身先之者也。○石林燕語云。錢尚書適為洪州職官。緣事過鄱陽。見彭器資。值月朔。有衣冠數十輩來見彭公。設拜。各人進問起居。而退。錢在書齋中窺見。甚訝之。因問公此輩何人。公曰。皆鄉里後進子弟也。錢曰。今他處後進。必居於位。或與先生並行。何以

有此彭公曰。昔范希文自京尹謫守是邦。其為政以名教厚風俗。敦尚風義為先。州人仰慕。咸傾嚮之。遂以孝弟自任。而不敢忽。久之不變也。此大賢臨政之效。可以為法。**增註**率先化導。其事多端。如上文論功之條。所云宣布鄉約。實與教化。則固無所不統矣。何者。不當率先以導耶。而論過之條。專對化革奢俗而言。殆以此事尤關係要緊。而且易以遵行。於此不加之意。則與教化之事。無可復望者矣。故特嚴為之戒。歟。○徐子與曰。欲民興善。務令給足。欲民給足。務令從儉。古云。敝化奢麗。未有奢麗不革。而可望醇厚之化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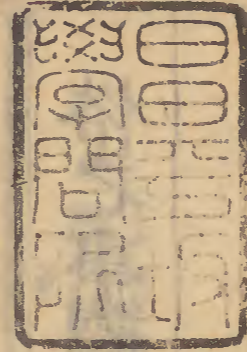
◎不禁賭博行拳迎神演戲一切無行無恥蕩民惑

也。◎聖廟傾頽不思修葺。◎不禁溺女惡俗。

俗之事聽其公行無忌。百過。

算學功過格 卷二

皇



其人行善...

